

萊州府志

3139/4030.8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6 1936

水州府志卷之十三

藝文

文章變態士衡之論詳矣而其要一歸於雅馴萊故人文淵
藪作者代興而四方學士大夫遊蒞於斯者篇什流傳亦復
不少舊志所編蒐羅幾備矣顧兼收博採荆玉與燕石雜陳
覽者不無遺憾余故畧爲甄別擇其尤雅者著於篇庶足壯
山川之景色備一方之典故矣乎

王言

漢宣帝賜膠東相王成詔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



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
內侯秩中二十石

晉武帝追褒王基詔

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勲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
無私積可謂身歿行顯足用厲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晉武帝以侯史光爲御史中丞詔

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爲
御史中丞雖屈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

宋神宗賜吳奎詔

天子惟君萬邦建時百辟以祇迺于乃事矧曰左右之臣以

公承父乃辟予敢有弗欽爾克懋乃猷茲庸命爾圖厥政爾
陳所以固辭朕命者三朕思有虞之世羣臣皆讓亦莫安厥位
終勅之曰俞汝往哉爾弗逃聞於前人其率時訓惟厥中嗚呼
慎爾止毋倚乃身罔弗孚于休

明太祖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
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安華夷大統以正末惟爲治之道必本於
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
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
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

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賚禮不經莫此爲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

明太祖改定諸神位號告東海神文

生同天地沿瀚之勢旣雄深淺之處莫測古昔人君名之曰

神而祝之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以及近代皆加以封號予因元君失馭四方鼎沸起自布衣承上天后土之祐百神之助割乎暴亂以主中國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式古法以治民今寰宇旣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觀神之所以生與穹壤同立於世其來不知歲月幾何凡施爲造化人莫可知其職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東海名其名依時祭祀神其鑒知

朝

小皇帝加封東海神位號遣官祭告文

維神派衍扶桑膏流析木元精潤物宏納百川朕撫馭宣
稽典禮將祈福以庇民宜加封而致祭爰命所司崇神曰
東海顯仁龍王之神所冀波瀾永息蒸黎獲利濟之安曰
時稼穡享屢豐之慶神其昭鑒來饗苾芬

薦禰衡表

漢孔融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
宏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
謙曰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
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
於口耳所聽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宏羊潛計安世
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恠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
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使
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盆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

賈誼求試屬國組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
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
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霓足以昭近署之多
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
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
貪飛兔騶裊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若無可觀采臣
受面欺之罪

言黑龍見東萊疏

漢谷永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
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
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
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安
其位者也凶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聖寬明之德無忌諱之誅
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
之衆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
行夏正夏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爲王者

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際欲因擾亂
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
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已
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
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
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
之逋逃多罪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詩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
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
其效易曰在中餽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

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
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
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尚縱
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
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撈篳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
復怨反除白罪逮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
利受謝生人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旣以昭其辜王者
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
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儔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
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

亂服共坐流而媾媾溷敵無別閔免道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
宿衛之臣執于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
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亾是以
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冷陛下輕奪民財不
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夫
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
增賦稅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敞天下五年不成而
後反故又廣肝營表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
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元食餒死於道以百
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
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
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
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
危亾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
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
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亾之徵
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容免不
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媿出之具克已復禮毋貳微行
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旣之意抑損椒房玉堂

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穽誅戮
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
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卹振捄困乏之人
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
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屢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旣章緘介
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
稷宗廟庶幾可保惟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
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諫修宮室疏

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

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
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
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
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
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
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
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
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論災異疏

宋 吳奎

臣奎伏見今冬令反燠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

沴饑饉洊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爲患大河橫流
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羣小紛爭衆
情壅塞西北貳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
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
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
此寧不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實
或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姦謀所破故羣臣百姓多不甚
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
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必加之罪毋爲人所測度而取輕
於天下

論和議疏

辛次應

臣昨在諫列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爲宗社生靈深
近觀邸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妄議和好歷詆大臣除名遠竄
已而得銓書藁乃知朝廷遽欲屈已稱藩臣未知其可大臣懷
姦固位不恤國計媿嬰趨和謬以爲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爲
便乎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棄讐釋怨盡除前
事降萬乘之尊以求說於敵天下之人果能遂以怨痛以從陛
下之志乎

議開新河疏

明 劉應節

我朝定鼎燕京勢極西北一切軍國重需悉仰給東南國初猶

藉海運之利轉輸萬里以給邊餉自會通河開而海運始罷致使國家萬年之命脈僅恃一線之咽喉於是有識之士謂宜別通海運與漕河並行以備意外之防後留遮洋一總者存此意也其慮遠矣矧今黃河不馴漕渠多故經理無策至厯宵旰萬一河流他徙轉運不通彼時愴惶而後爲計不亦晚乎近該河道都御史傅希摯有見於此廣求運道議開泇河亦思患預防之意職等愚陋無知謬有一得敢爲我皇上陳之竊謂海運之所以可慮者特以有放洋之險覆溺之危二者而已欲去此二患而坐收轉輸之利惟山東膠州一河南自淮子口入海由齋堂烏鶯遊口入淮以抵淮揚賈客往來殆無虛日風順不過五

六日之程亦人所共知也中間未通者不過膠州以北楊家園以南計地約有一百五六十里其間深溝巨浸尙居其半應挑濬者工不過百里且平原疏通非高山長壩之隔也畚鍤易施工費不劇非有甚勞民傷財之患也往時諸臣建議蓋屢及之朝廷亦屢遣重臣往勘之矣然其累年經營迄無成功此其故何歟緣勘事者未覩開河之利過計未形之害止據見在故河而未暇別求便道殊不知故河紆曲長亘二百六十餘里歲久積沙濶至三十餘丈且一水中分兩海濬之淺則潮不通濬之深則力難措水至則必淤沙高則必崩於是有人力莫施之議潮旣不通河復淺阻於是有引水灌輸之議旣而潮旣不通河

不可濬求諸遠近又無水可引於是開河之舉因而報罷茲事
有因非當事臣工任事之不力也臣等之愚以爲欲開膠河必
通潮水必舍故河而尋便道查得膠州南白淮子口大港頭出
海由州治而西抵匡家莊約四十里俱岡礪黃土宜用挑治自
劉家莊北抵擡頭河張奴河至亭口開三十里俱黑泥下地水
深數尺宜用挑濬自亭口開歷陶家崖陳家口孫店口至玉皇
廟約六十里河寬水淺宜從舊河之旁另開一渠玉皇廟至楊
家圈二十餘里水勢漸深約五六尺宜量行疏濬楊家圈以北
則悉通海潮無煩工程矣大抵此河以工力計之宜開創者十
五挑濬者十三量濬者十二以地勢論之宜挑深丈餘者十一

挑深數丈者十九以水圭測之高下悉有準以錐探之上下皆
無石似的然可開無復可疑矧此工一成凡有數利也海潮所
至風帆順利不過半月之程其利一也海潮所至劃然成渠以
後可免剝淺之費挨幫之守挑濬之勞其利二也循港而行遇
風則止外無放洋覆溺之害內避黃河遷徙之虞其利三也漕
運之粟率踵而致一石海運腳費旣省則兌支加耗自宜減省
其利四也吳越荆湖諸省之粟查照先臣邱濬所載議一半入
海一半入漕海旣通便河復迅速彼或有滯此尙可來是兩利
而俱圖之其利五也海舟一載千石足載河舟所載之三海舟
率十五人可減河舟用卒之半退軍還伍俾國有冰戰之備可

翻邊海之寇其利六也仍查復國初濟邊事例每年改撥數萬石以濟遼薊軍餉亦可省空運之費免招買之苦其利七也要之以萬夫之力與數月之工掘地止數十里所費僅數萬金審時量力似無甚難亦何憚而不為也切惟膠河之設事理甚明若往還會勘則築室道旁竟成聚談若委用不得其人則推奸避事又成畫餅合無免行覆勘但簡命實心任事大臣一員往督其事一切河海運道查照前議并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應會議者會同漕河諸臣計議停當而行則任用既專庸功可奏若治河無效願請並治臣等之罪又查得班軍四枝除二枝~~外~~尚有六千在籍操練一枝屯住膠州一枝屯住青州及

查卽墨一營亦爲附近合於該營起軍數千連前班軍約及一萬之數然後度地以分工量工而論日免其操練專事功作仍於月糧之外每日給銀二三分以佐其費而作其氣庶衆競勸不世之功將不日可成矣臣等生長海濱頗諳水利身膺水土之寄目擊漕渠之變屢差知水人員往覆查勘至再至三信膠河之役似不可已輒敢冒昧上請倘蒙聖明允納勅下該部詳議施行不惟相濟漕運足備他日意外之虞且兼通海道無復昔年險遠之慮國家大計萬世永賴之功或在此矣

陳情疏

周如砥

爲懇乞聖明推廣德意卽恩命以錄幽節准給假以伸私報事

臣聞之盛世無不見褒之節行者風厲之典重也聖朝無不獲
自盡之臣子者體悉之意殷也伏念臣往者暨臣兄臣弟妹俱
以孩提嬰幼之年遭骨肉伶丁之會維嘉靖戊午七月六日臣
父賦卽世其葬以其歲之九月廿日是時臣母於年二十有九
涕泣治喪日不半舖者業兩月餘矣及期至兆所親厝父柩柩
旣定而臣母忽自觸於壙賴臣伯母孫率諸娣姒之往送者扶
掖而出蓬跣以歸而臣母自是食不下咽渝旬竟卒則十月之
一日臣家遠村世農業臣母又農家女其殉不自知其節也家
之人槩未有知其爲節者臣於時九歲頗聞臣外祖母與
若歸咎臣伯母者謂雖出臣母於壙而臣母所服喪冠及履

不能收盡掩諸土曰冠履旣已入墓矣人得生乎聞者亦以爲
是實不祥臣歷歷憶其語而不解比稍有知識問從臣外祖母
問臣母何病而歿曰固無病但以思念汝父痛不能食我以爲
日久當自解而遂不起耳歸詢之臣伯母亦云悲夫臣乃知臣
母之死節也而因想見其伏枕之時憂愁幽思之狀憔悴枯槁
之容其爲必死甚著而諸孤不悟猶然從臣外祖母言飾爲平
居嬉戲態以悅母意馴至母死矣而猶不知其所以死也通天
之罪尙忍言乎又復不早詢卽使臣母之節抑鬱湮沒幾與草
木同朽腐維時追恨之餘慘痛之極剖心碎首以明母志乃議
者難以嘉靖四年部覆事例事涉久遠無得槩奏吁臣母之心

皇天后土實所鑒臨鬼神實所洞察而直若此泯泯臣心不死其能一日忘哉徒以勢不能自達誠不足自見抱悲蘊痛以至今日今者臣遭際聖明濫竽侍從叨滿三年幸准復職褒贈盛典似可觀覲臣因是感泣臣母卽不幸而不獲被表揚之典猶幸而獲荷寵贈之章主恩渥矣可以無憾顧贈云者汎嘉庭訓表揚云者專美母節今以臣之故而贈及臣母則臣榮以臣之故而遂掩臣母之節則臣懼若於恩命之外復爲更端之請則臣又不敢臣竊觀洪永以來所賜諸臣誥勅惟其人之素行不預上聞則已矣聞則一善一長茂不貶載卽如義惠夫人婁氏誥蓋我高皇帝之宸章睿藻炳若日星者本褒其獻地之一

事而並及其內助之曠濶大哉皇言豈拘一例臣母誠不敢以此爲况而皇言既有此體矣倘可推此體裁繆逮臣母卽褒贈爲表揚乎是使幽貞鬱烈照揭白日片言隻字輝耀黃壤也雖然臣所以由熒熒以有今日用得上沐主恩下白母節者則臣伯母孫之力也臣每憶臣母方垂絕時展轉臥榻再頓首於臣伯母而以臣兄弟爲囑曰二三孺子辱在嫂氏非敢望嫂氏子之惟是旦晚盍盞之餘潤及涓滴俾得比猫犬齒厮役是嫂氏之德也又顧臣兄弟曰兒異日者幸而似人而不畢力樵採敬共芻牧以報而伯父母德我死不瞑目臣每追誦斯言未嘗不流淚被面也乃默自循省臣伯母之所以撫臣有過於子無不

及焉至臣之事臣伯母殊未酬其萬一臣故貧家意以內無他
婢媪一切縫紉溝濯春杵炊爨變咸臣伯母焉任而臣兄弟襁褓
待哺者匍匐須顧獲者齟齬而就塾而需束修之資膏油之費
者又遷難於前而臣伯母方時爲臣輩櫛髮沐面着衣履時寢
臥又遠遊則爲之聚糧旬日不見則爲之涕泣疾痛則爲之慰
撫美滋味以靳無犯其所忌而其大者葬臣父母畢臣暨臣兄
弟婚嫁臣妹爲臣兄弟延師自始徂竟訖無一毫厭心訖不遺
一毫餘力蓋雖臣伯父今贈文林郎民主持其間要之臣伯母
之內贊爲多故臣伯母之於臣雖伯母母也昊天罔極安所
報而臣之於報又復全未姑無論曩者青衿食貧以親手

臣兄弟以己卯舉於鄉而臣伯母之子如綸今以工部主事
降者時已先舉矣故臣爲養不能加之豐迨臣選讀中秘書而
臣伯母又以子綸縣滿徼沐恩封故臣有爵不能加之貴反覆
數年僅有奉使滎藩過里一壽而臣伯母輒勉臣及時事主趣
之就道今曾幾何時而臣伯母歿矣悲夫前此之日暮途遠臣
亦知之矣區區寸草之私安有冀倖以爲有待而今尙何待矣
臣家人來者言臣伯母歿自謂無他唯下見臣母可以無愧而
遺言囑臣不必歸葬仍以及時事主爲說噫臣獨何心能不歸
哉生不加養矣死不及訣矣葬又恐不赴乎以生平之不孝非
一葬之所能掩至明也以不孝之積罪非一葬之所能贖至明

也而並此一葬而無之臣得爲人乎臣伯母葬臣之父葬臣之
母而臣不能葬其身臣伯母全臣一家之生而臣不能送其死
臣伯母撫臣三十餘年而臣不能哭之以一日臣伯母焦勞拮
据保臣於貧窮之時而臣顧慮繫戀忘臣伯母於仕進之頃臣
得爲有人心者乎且臣兄臣弟妹藉第令有一人在者臣可無
歸而臣妹甫嫁焉而死臣弟甫舉焉而死臣兄甫納冠帶焉而
今又死一家之中凶愍相仍孤寡滿目悠悠蒼天禍臣已酷臣
淚不能揮心不給痛而不暇問也獨悲臣伯母爲臣兄弟劬勞
一世其間瘁而欲死者不知凡幾而不得一人爲之葬雖有親
子何當於臣臣誰諉哉所以故事之祭問條例之不循而冒

天闈而哀控者也且夫葬伯母無給假之例爲處人倫之
者言耳世固有伯母如臣之伯母乎洪武時橫海衛千戶張捷
自以幼孤撫於其叔父仲良而仲良軍也捷爲乞免就養以報
私情高皇帝許之高皇帝所謂體羣臣者也通其意於情分之
間而恤其私於常格之外故雖莫重於軍一旦聽之去焉而無
難向使當其時捷之所請止於一假臣知高皇帝之俞之不俟
其詞之畢也良之撫捷視臣伯母未知何如而我皇上孝治天
下之心遠符太祖豈其不通其意不恤其私而必例之拘耶夫
國家無例而朝廷有德意例滯而德意活也此臣之所以請也
嗚呼矢節者非以爲名也然而使之滅其名則人之心死恤

孤者非以爲報也然而遂至忘其報則人子之心亦死夫微直人子之心死其在國家亦甚非所以厲節行而維澆俗已伏乞皇上憐臣之情出迺切察臣母臣伯母之事關風教宏開天閔曲瘳臣私卽贈爲旌燭丹心於枯骨破格予假釋烏烏於樊籠臣無任哀懇待命之至

請兵刻期進援以保萊城疏

徐從治

爲撫字不宜再誤援萊洵非緩圖伏乞聖明速賜乾斷刻期進兵以保封疆事照得萊府被圍距今五十日賊在正東正西東北西北四處晝夜掏洞每洞可容五六十人掘挖東北角已經塌下雖童穉亦可平步而上臣同防臣謝璉鎮臣楊御蕃參將

彭有謨監視內監中軍徐得時翟昇知府朱萬年同知判任棟知縣洪恩炤等屢屢設法用火燒其洞中連人煨燼奈薪盡火滅賊復進入閤不畏死西門高結二臺竟與城埒東北對塌角魏插一臺高出城表日置紅礮大礮鐵子每個重十觔俯礮城垛遍擊百發百中一礮輒傷一垛若入內則磚墻抱樹必透四五層延至前月二十九日東北角洞內可容旋馬勢甚岌岌臣等商議決無坐以待斃之理只得冒險發兵二股一出南門一出北門南以誘敵北以平洞出北門者五百人賊備甚嚴鎗砲如雨被重傷者十之三輕傷者十之五而賊之受傷者亦相當幸隧道燒塌差可少延不踰日而賊復傍穴三四處又

穴西北水溝處臣等竊以爲援兵旦晚且至可解此危詎意至
本月初五黎明僅有真保營遊擊張汝行津營叅將李景加銜
都司折雲登州道臣宋之儁遣臣標下加銜遊擊李楠統領馬
騎共三百五十七員各至亦少壯聲勢但騎卒難以守城出擊
尙存見少相傳川兵已到青州馬兵相距不遠四五日內必從
昌邑齊進乃時已換夏兵尙杳然果棄萊州耶抑爲撫之一字
所誤耶最可笑者三月初七日贊畫張國臣以書致臣與防臣
謝璉內抄傳旨意一道并兵部諭帖一道乃知兵部已據國臣
塘報達聖聰矣夫國臣桑梓情深不得不爾然何其敢於欺皇
上而罔封疆也當其差金一鯨持諭帖投孔賊何嘗有止兵

攻之事使果止兵不攻或肯退一步或暫息一刻掏洞臣等
故而不樂撫將貪勦之功耶抑忌張國臣之撫成耶惟是國臣
以撫爲賊解嘲而賊實借撫爲緩兵急攻之計乃金一鯨受賊
厚賄歸而布散流言對援兵則誑稱賊有幾萬汝輩安可輕進
對各官則誑言賊用紅礮環擊城將陷矣賴我到宣諭旨意
卽止攻而國臣遂信其言以發塘報不知金一鯨三造賊營每
到一次則攻城轉急一次故臣答國臣云自諭帖頒布之後攻
城轉急乃國臣又答臣云賊稱我繼人下城致彼之攻果爾則
必使賊任意攻打而我不以一矢加遺將萊城拱手以授叛賊
如孫元化斷送登城故事而後可成國臣之撫乎夫當孔賊之

過青州也舊撫臣余大成擁兵三千追擊甚易乃孫元化遺書云賊已就撫爾兵必不可往東一步以壞我撫局余大成遂止兵弗追及至登城乃以張燾所領遼兵出敵明知張燾兵已順孔賊矣又聽三十餘賊誑言而開門揖盜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立作刀頭之鬼慘動天地今萊城被圍賊視臣等猶孫元化也公然爲之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天子詔使遂止兵攻掠也將誰欺欺天平聞賊兵空谷至萊有水兵千總毛逢吉等暗約鄉兵爲恢登計孫元化搖手止之曰吾當入京議撫無事此也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張國臣僞報盈庭議必以爲一紙賢於十萬而援兵屏跡不來職此故矣臣死

當爲厲鬼以殺賊斷不敢以撫之一字面謾至尊淆亂國是封疆而戕生命致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賊自困萊以來攻城掏洞被傷千餘五次出擊殺賊數百我雖受困彼亦失利乘機進勦勢如破竹而無奈蓄縮不前臣不知其解矣三月以後賊周遭掘壕列寨使水泄不漏致阻塘報不得已於初九夜選馬騎十一人突圍而發塘報距今半月如石投水並無隻字發兵音耗事急矣於本月十七夜遣人縋城而燒東北之洞十八夜又縋人添薪再燒二夜擊死救洞之賊百餘賊始不敢迫視二十日黎明用懸石墜塌西北之洞二十一日乘風飛射火箭賊所築三臺頃刻成灰擊死救火之賊二百餘臣等之所以禦之

者可謂殫心竭力無所不至矣但圍城日久升米千錢束柴百文且油鹽蔬菜俱已食盡火藥鉛子日夜擊打所餘幾何若援兵旦暮不至雖鐵城石人斷不可保臣憶大凌河被圍猶塵聖慮屢勅援凌豈以今日聲名文物重地反沙磧荒城之不若而視爲可有可無耶臣謹會同巡撫登萊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謝瑾合詞具題伏乞聖明詰問援師何故逗留萊城因何不救急勅主客官兵星馳前進立掃叛逆以救萊圍俾臣等便可驅馳共布共圖恢復登城爲匹夫匹婦復讐也

請兵救萊第三疏

劉重慶

孤城不絕如綫苦守百日堪憐謹據撫臣與郡守手書

萊城鄉紳公札泣血上告以拯闔郡垂亡之命以釋皇上東顧之憂事竊惟萊州一城如斗被叛兵重寨重濠困之千計萬計攻之臣等計刻而算度日如歲不覺在火坑中百日有奇矣雖合疏特疏未嘗不痛哭流涕然其中迫切光景殊描寫不盡也今四月念八日有謝璉塘報五月初四日又有塘報同是日有萊州闔郡鄉紳賈毓祥等公書皆一字一淚一淚一血嬰城百日之苦楚不啻百千狀孤壘一旦之存亡只在呼吸間直有不堪痛哭流涕者矣其怨臣責臣等以坐視不救宜也其提醒以忠孝兩字無安頓處臣等直無地可容感發以骨肉性命漫不關心臣等直慚愧欲死夫一城之命將盡已乃一逃再逃之王

洪猶然無恙也豈逃虜一夫之命獨重而堅貞數萬之命轉輕乎孤注之鄧玘可策也乃專命援剿之督師但聞先退至濰今復入青不知其作何籌畧也豈萊城一塊土直視爲可有可無如圍城諸臣之言者乎陳洪範慷慨而行是矣牟文綬等何以自前月二十八日起行此月十六日夜方抵都門也豈拯溺救焚之師尙如是逍遙自在乎樞臣請兵之始皇上卽赫然震怒限以時日到昌邑而無奈若等之泄泄也此可不飛檄督之使前乎此臣等之泣盡血繼不能不請也臣等細思今日病根其爲賊所愚爲賊所賣者無言已其將之懦弱兵之驕悍只起於賞罰不明四箇字以致號令不行軍威不振人心不固也司馬

法有先罰而後賞者則慣逃之王洪當處也法之所行自上下也大將苟免誰復知法肆諸市朝皇上必有立斷不懲既往焉警將來乎司馬法有先賞而後罰者則已故之撫臣徐從治當優也從治爲皇上死守封疆竟以身殉此段忠烈真是千古進爵加祭皇上必有特恩不予死者生何以勸乎撫臣謝璉與從治同心死守今獨力支撐矣數米而炊破屋而爨智盡力竭之時尙能董戰殺賊其氣百倍此不可特爲慰藉以勸勞臣乎朱萬年千分拮据千分劬瘁守土之官守死不易此亦一奇男子也若楊御蕃親冒矢石百歷風霜彭有謨躬擐甲冑獨當一面雖古名將不多讓也李景只三百餘人耳重圍直透目無全賊

有足多者此數人者若不立賜褒賚誰復爲朝廷出死力衛封疆者至若今日破賊實着斷斷非馬兵不可撫臣謝璉叩請馬兵五千蓋自與賊衆相當言之也今打算已發之馬兵僅足二千耳又皆所兌京營之羸馬瘠馬不堪用者其何以制勝也臣等又思日前北邊幸稍無虞關將有彝漢兵丁若得靳國臣於中抽調三千卽以國臣馭之便足當羸兵數萬聞國臣驍將也戰將也以之冲鋒陷陣勅與陳洪範鄧玘牟文綬等同心共力刻期滅此計日班師庶秋防尙可不悞一舉兩得矣皇上自爲社稷封疆計慨賜俞允當不俟臣言之畢也臣等以聞斯言不能待謹取其大畧冒死上聞

請兵救萊第四疏

劉重

奏爲萊圍一刻難支解懸萬分難緩臣請身履行間以申嚴當罰立拯垂亾事臣萊人也情急呼天有孤城不絕如綫一疏奉聖旨徐從治王洪已各有旨了謝璉等堅守危城統俟事平覈議牟文綬何故遲到着行查明本內有請兵丁是否可行着確酌來說併傳飭劉宇烈亟遵屢旨速圖援解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焚香叩首涕淚如雨固知聖上之加意此如綫之土不肯輕棄也夫萊州以彈丸一城關係全齊天下安危人人能道遂成套語然極吃緊極切實無如此言者萊之西卽青再西卽濟自淮安至德州盡漕河皆環焉萊之所以能固守四月不破者

以合撫鎮守令不紳同心而爲一人共拋一死是以能存也試問青濟城守之人可能有一二分如萊否人已半空志則全懈特觀變而走耳若萊一不救賊勢必長驅漕運一斷則南北中梗外解一阻則軍餉匱乏天下事真不可言者臣實至愚言之心碎皇上天聰天明未有不於此際長慮却願赫然動念者也臣前疏有言近日病根只是賞罰不明四箇字然求其病根之根只是撫之一字爲賊所愚爲賊所賣耳臣請皇上自爲社稷計心腹封疆一寸難輕棄咽喉要地一着難再錯臣叨皇上豢養已二十七年矣年過半百位及卿貳心膽尙能區畫筋力尙堪驅策若不能一出死力救萊城億萬命於水火之中將上

辜君父下負妻孥生無鬚眉對衾影死無面目見先人皇上安用此臣爲哉臣請皇上慨然獨斷鐫削臣銜仍使爲數年前簪筆御史立賜尙方一口令手捧至督臣劉宇烈軍前得爲左監三令而五申之凡軍前事宜或搖惑軍心或洩漏軍機或擄掠小民或凌轢官長或逗遛觀望退却一步者副將以下卽以軍法從事臣得力贊其決若局面不破心腸不換其鎮帥大吏臣得以白簡馳奏如此實做得去若軍聲仍不振軍威仍不肅萊圍不卽解叛賊不卽退者臣請卽以身殉萬不敢辭也至於臣行不可以無兵前疏所請馬兵三千速責樞臣及時調發臣行不能不用人打開文網務盡其才許臣與督臣按臣盡心參

酌軍行不可以無食其一切錢糧預爲措辦責新撫臣與左右
布政殫力料理臣破萬死以申三尺救億萬以報聖恩轉危爲
安因禍成福只皇上一動念間耳

請斬劉宇烈疏

王萬象

奏爲奸督之欺誤旣深危疆之收拾已晚懇祈聖明赫怒立斬
罪臣急定萬全事遼賊無端反叛殺官戕民罪惡滔天自揣不
赦奈何謀國者樽俎之折衝之謀樞密多庸碌之輩戡亂無策
苟且目前督勦之事竟使劉宇烈當之宇烈一人齊境而東事
無實作用塘報無真消息賊本操戈也而駕言乞哀將本通賊
也而不行糾劾全副精神不用之申明天討而用之仰承樞意

反爲賊上疏請撫約期解圍統領數萬甲兵逍遙河上綸
言遊戲軍前三春已逝捱至長夏長夏已逝捱至中秋始也罷
絡賊子而從事失時繼也弄假成真而欺君誤國遺李九成一
書札借爲兵符遣屈宜揚數入城暗作奸細使賊窺破虛實益
肆狡詐持假旨將萊城賺開誘擒撫謝璉殺死知府朱萬年
卽此一事劉宇烈卽碎屍萬段亦不足以償東方之恨臣度我
皇上必不愛一字烈而殘破封疆叩乞天威乾奮立斬奸督誅
一誤國之奸臣則衆臣皆懼戮一賣陣之懦將則諸將皆驚卽
張國臣屈宜揚鄧玘劉國柱亦知國憲之所必加也萊城雖小
三齊之命脉係之倘有疎失則濟兗必爲萊城之續矣豈

可漠然視之爲可有可無之地哉今關寧兵旣已調進尤當速
易重臣以督其事然重臣又不必廷推遠求也卽新撫臣朱大
典假以便宜新按臣謝三賓加以監紀自足鼓勵軍心則東事
可指日而定矣臣報國深憂特此上陳萬勿再行部臣停留時
日倘以臣言爲不急之務仍使劉宇烈任之臣必與劉重慶高
鏘宋可久相繼抑鬱而死矣

陳述東疏

國朝 李 昶

題爲至治必順民情大法貴由主斷謹冒死陳言仰祈 睿鑒
事竊惟帝天之命主於民心又曰聖王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
故古聖帝明王權可生殺惟命必不肯違衆獨行拂民情而招

天怒我 皇上視民如傷凡奠安黎庶無時不切於懷

廷而災沴頻仍閭閻疾苦者則以俯順民情之道未盡講也臣

伏讀 上諭曰天下不平富貴能長保乎此古帝王畏巖馭斯

之心祈天永命之計也臣敢就時事最大害民最深者爲 皇

上陳之蓋莫如逃人一事爲甚夫 皇上爲中國主天下之人

皆一家之人必分立一名目曰東人已岐而二之矣謂此滿洲

役使軍伍披甲猶兵與民之不得不分別也州縣追攝猶清勾

逃兵之不得不嚴覈也是已然立法過重株連太多使海內無

貧富無良賤無官民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是 皇上爲天之

子而獨東人得爲 皇上之人也可爲痛心者一也立法而孔

之者衆當思其何利於隱匿而慙不畏死此必有居東人爲奇
貨縱令紮詐則殷實破家禍起奴婢則名分蕩盡使愚者誤陷
而難解智者欲避而不能也可爲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貸牽引
不原卽大逆不道無以加此破一家卽耗 朝廷一家之供賦
殺一人卽傷 朝廷一人之培養古以十年生之十年教之今
乃用東人一法戕之乎可爲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遠使其
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况至三萬之多其非盡懷鄉土念親
戚明矣不思恩意維繫其心而但欲以法窮其所往法愈峻則
逃愈多學醫猶曰人費立法乃以人試乎可爲痛心者四也自
捕捉起解以及提赴質審道路驛騷鷄犬不寧無論其

實繁而蔓藤不已市鎮爲空日復一日生齒凋殘誰復得爲
皇上赤子乎可爲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爲然也因是而饑
民流離以挨查東人之故地方官閉關不納地方人扃戶恐累
嗟此窮民 朝廷日蠲租煮賑衣而食之奈何以酷法苛令迫
而斃之乎可爲痛心者六也婦女躑躅於原野老稚僵仆於溝
渠其强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東西驅逐而無所投止勢必挺
而走險不啻聚爲盜不止方今未靖寇孽且多方招撫何爲本
我赤子乃驅之作賊乎可爲痛心者七也 皇上明見萬里曰
倘如前已正法小羽子好惡之徒圖財同謀以害無辜亦不可
測故 溫綸一議再議無非欲於死中求生使天下不至重足

而立乃十一月十六日之詔已特開一面其後以督捕請旨
又不論事犯赦前槩以到督捕之日爲止使捧詔而出者開
讀之日卽不赦之時 皇仁不幾虛沛耶總之法歸畸重論非
持平以致 皇上美意不能行於天下煌煌 詔款不能信於
四海小民愁慘之氣上干天和水旱地震未必不由於此語曰
天出災异以儆戒人主蓋謂此也伏祈 皇上思民心爲國本
所在尙德實天意攸存特開湯網務從寬大則天下出水火而
登衽席以和召和而天心不回太平不致者未之有也臣忝列
責竊有管窺有兩議焉與其嚴逃人之法何如嚴於未逃之
法人不能逃今逃人三次始行止法其初犯再犯不過鞭撻

逃者狎法之輕安可禁耶請 勅今後逃人不論初犯再犯
犯卽行處死我 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殺之定當倣竊盜初犯
之例初逃則於面臂刺初逃二字再逃刺再逃二字則逃者不
敢逃雖逃而人不敢畱矣此一議也逃人必解督捕法也然天
下之大各設督撫悉舊人也封疆大事 皇上尙分而委之豈
逃人之獄獨不宜督撫審定于臣請 勅京畿逃人事發則解
督捕各省逃人事發竟歸各督撫審結應釋放者釋放應連坐
者連坐應正法流徙者始解督捕奏明施行倘係奸人誣捏應
反坐者卽以死徒諸罪反坐論治徑行題報以儆刁風庶良善
帖席而 皇圖遐固也此一議也蓋天下第一大事無過此者

臣敢冒萬死爲 皇上痛切言之刀鋸鼎鑊不敢辭也

流民疏

法若貞

奏爲流民苦狀堪憐 天恩貴在實被謹陳一得仰佐 皇仁
事臣起復來京以老母多病疏請終養身當靜待 皇恩不宜
復言他事但臣捧讀 新詔引咎赦過無非以民生失所爲憂
臣係言官目覩流民苦狀不忍不陳臣自山東萊州至京師所
過地方千有餘里鳩形鵠面絡繹不絕或扶老攜幼而茫無歸
依或與妻鬻子而苦無售主晝而乞食道傍哀鳴之聲震地夜
而露宿廟側怨谷之氣冲天化儺滿道盡皆 朝廷赤子骸骨
填溝何非盛世良民古稱凶荒者曰民有饑色今民不止有

色矣又曰野有餓殍今野實多餓殍矣臣至雄縣地方親見屍
骸暴露水上鴉鵲爭餐已捐路費令本處縣官覓人掩埋又至
良鄉城東復見屍骸分裂道側鷹犬已食其半不能復爲收掩
目擊心傷言之悽慘所見如此未見者猶不知其幾許 皇上
聞此當必有惻惻大動於中者然安插流民之 旨久頒督撫
招徠之示甚切而流民不得早沾實惠者何故皆因州縣官束
於逃人一事功名念重惻隱心輕不肯實實奉行遂致澤不下
究使直隸山東兩處數十萬煢煢無靠之人不盡展轉溝壑而
未已臣愚以爲將現在逃人姓名年貌逃走日期查照報部檔
子開造清冊發之督撫督撫轉行各府州縣令各存案倘後有

續逃者亦如前續行存案遇有流民報單到時卽取逃人冊籍磨對其姓名年貌與冊載相合者卽係逃人立時起解又恐逃人假捏姓名混入流民莫辨仍令流民互相保結如有來路不明彼此不相識者卽寄養別所行文查其姓名來歷以定起解容甯如此各州縣俱有的案可稽則無誤留逃人之慮各莊村侍有州縣可憑則無誤犯隱匿之恐官民畏罪之念旣寬則流民隨處可依 皇恩早得實被矣

特糾大臣疏

郭琇

越爲特糾大臣背公結黨納賄營私仰請一乾斷立賜嚴譴以清政本事臣聞自古帝王御天下之道舉直錯枉而已堯舜之

世未嘗不有共鯀驩兜堯舜始焉因其才而姑用之繼奸而誅殛之故唐虞之世稱爲極盛我 皇上聖德純粹聖賢淵深與放勳重華異世同揆臣竊見 皇上用人行政孜孜求治惟恐一夫不祓澤一物不得所私竊歎誦以爲千古難遭運者幾務之地奸邪逞詐植黨類以樹私竊威福以惑衆日益縱肆 皇上灼知情僞於一切用人皆由 宸聰獨斷中外翕服無不踴躍思奮臣蒙 皇上破格超擢感激流涕莫知所以爲報竊自念職在糾彈仰體 堯舜之心輒效鷹鷂之逐謹將大學士明珠余國柱背公營私實迹臚列具陳於左一凡閣中票擬俱由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卽有舛錯同官

莫敢駁正。皇上聖明時有詰責乃漫無省改卽如陳紫芝叅劾張汧疏內并請議處保舉之員。皇上面諭九卿應一體嚴處乃稟擬竟不之及則保舉張汧原屬指麾卽此可見矣。明珠凡奉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云由我力薦或稱其不善則向彼云。上意不喜吾當從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要結羣心挾取貨賄至於每日啟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語移時。上意無不宜露部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明珠連結黨羽滿洲國倫葛思泰及其族姪傅臘塔席珠等漢人之總攬者則余國柱爲死黨寄以腹心向時凡會議會推皆佛倫葛思泰等。

國柱更爲之囊橐惟命是聽但知戴德私門一凡督撫舉缺出余國柱等無不展轉販鬻必索及滿欲而後止是以官撫等官愈事剝削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遇。聖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給足者皆債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後應陞學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選擇時公然承風任意派缺缺皆預定由是學道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一靳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皇上試察靳輔受任以來請過錢糧幾何通盤一算則其弊可知矣。當下河初議開時彼以爲必委任靳輔欣然欲行九卿亦無異辭。

及 皇上欲另委人則以于成龍方沐 聖眷舉出必當 上
旨而成龍官止臬司可以統攝於是議題奏仍屬靳輔此時未
有阻撓意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不合於是始一力阻
撓皆由倚托大臣故敢於如此 天鑒甚明當洞悉靳輔累累
抗拒 明詔非無恃而然也一科道官有內陞出差者明珠余
國柱率皆居功要索至於考選科道卽與之訂約凡有本章必
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牽制一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
用柔言甘語百般款曲而陰行鷙害意毒謀險忌者言官恐
發其奸狀當佛倫爲總憲時見御史李時謙累奏稱 旨御
吳震方頗有叅劾卽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懼以上各款

拍叅總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窺探 上旨其術足以彌縫罪
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負 恩之罪書之罄竹難盡 皇上
鼓舞臣僚責其實心報效臣受非常 殊眷若舍豺狼而問狐
狸卽爲辜負 聖恩臣罪滋大臣固知其黨羽實繁睚眦必報
恃有 聖主當陽何所畏忌伏祈 霆威立加嚴譴簡用賢能
俾贊密勿天下人情莫不欣暢感戴 聖明無盡矣

諫昌邑王書

漢王吉

臣聞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甘棠下而聽斷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恩至虐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述而樂逸遊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

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
發憤忘食日新厥德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適神
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祿臻而
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
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
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
者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臣吉愚慙願大王察之

諫膠東王太后書

張敞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
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

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
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
制不縱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廣仁諸侯莫不聞而
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
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
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末年矣
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也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

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負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宏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經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與邴原書

孔融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故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碁奕爭梟奈何

戒子書

鄭元

夫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共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闞尹擅勢坐黨禁錮

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
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
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
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
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按之禮典便合
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單思以終業自
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覩省野物胡嘗扶杖出
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熒熒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
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
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

邪吾雖無絛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
後人之羞予所憤憤者徒以亾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
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累差多
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
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與李兵侍論徭役書

明毛紀

近見貴部覆鄆城戴丞所奏均差役一事蓋因濟東竟有養馬
之累而青登萊不與焉欲增徭役之銀殊不知東府無養馬之
例百十年來累經建議查勘明白不爲無故其別項差派因而
加於東府者甚多蓋因瀕海多山地饑民貧亦無牧馬草場且

不通舟車人鮮生理與西府大有不侔往年楊太僕廷儀吳侍御鎧亦曾建議兵部查覆停止今此覆奏俱未之及所以昨日有旨再議貴部可將先次勘明事由上覆庶免貽患也然此非有私於東土也正乃均平公恕之心也

與夏德樹論河夫書

毛紀

僕憶昔時榜下曾接道範而晤語或未之及是後踪跡疏濶不相聞者殆四十年於今然中懷耿耿如一日也茲承教翰併示大作二冊宛如面對讀近聞建議者欲以修河夫役分派東方僕土人也頗知其詳敢爲執事告之修河之設夫久矣止於近河而不及於近海者前人口口有所見耳蓋東方瀕海土多沙

軍竈半於民戶起運糧重已無不稅之田而僻在一隅不通車民鮮生理與西府風土大有不同如沿海二十四衛所適年修城之夫不知幾千萬此又西府之所無者亦可分之於西乎往年嘗以養馬之事欲均之於東方累經奏議竟不行者以此川地方事務行之年久者前人皆有定議若徇一人之見少有紛更恐此未必受利而彼先受其害矣况河道之利他處不可得沾而河道之害顧欲遺之他處可乎此殆不通之論也昨者執事發下各府查議意已有在僕林下人不敢與聞但本土休戚所關不忍默然而已今郭守所議亦不出此守有才幹者似非偏於一方之意也惟高明體察而酌量之斯爲一視之仁也

借言惶竦

上王制府論昌邑鹽政書

嚴有禧

前者憲節東巡職不揆禱昧輒舉地方利弊面陳數條並蒙採納仰見大人體國愛民不遺封菲德至渥也茲有昌邑鹽務一事繫民生休戚所關非急爲變通其害滋大敢爲大人縷晰陳之萊屬昌邑縣利漁榆英等灘所產鹽觔向有商名達部而實係竈煎民食包納課程至雍正六年奉 旨清理山東鹽政復行召商辦課價值頓高怨騰民口隨經前制憲察知其弊合安邱蓬萊等十六州縣題准革商攤課自此昌民仍得散賣試辦地畝徵輸票送西由塲截角相安已久近緣濰壽等處商人

杜私爲名具呈運使并有官臺塲大使附和其說混請築包於是詳准鹽院將昌邑額票半赴西由塲黃埠灘零配半歸利榆二灘築包令官臺塲員每月逢二七日赴灘稱掣并諭各商多募巡丁於昌境各灘安設汛堡印給烏鎗代巡散鹽以攤課之民買本境之鹽必令預先奔走數十里赴縣領票又俟塲員掣期備帶繩索赴灘築包既苦道路遠涉之勞又多時日守候之累且驢馱不能人擡費力以致民販一時失業市中鹽少價騰兩灘鹽壅竈困遂有私賣盜扒之事而巡役紛紛獲報散鹽甚至疊傷人命如陳暖被擒受傷張有全被火鎗身死溫芳德被火鎗傷至八十餘處命懸旦夕又有朱名曹受平等皆被擒拿

送究邑令呈報絡繹縱橫地方不寧獄訟繁起民情咸謂隣商有謀併昌鹽之意故欲築包以絕其生路怨毒日深歎息愁苦之聲盈於道路有禱身爲民牧安忍坐視其倒懸而不爲之所乎今就現在情形而論築包勢必設商而便民務須散賣查利榆兩灘產鹽最廣更加以黃埠一灘計其所出足供三四州縣而有餘若設商配運以三灘無盡之鹽餉供一邑有定之戶口則鹽餉必致委積灘竈之民豈能責其捐棄工本凜守官法其勢必暗越隣封私販仍難斂迹如謂昌邑界連濰縣恐其浸灌卽議設商獨不思昌邑復與掖縣連界而掖縣亦有灘鹽若昌邑設商之後嚴與稽查不使透漏則鹽歸商運價值必昂掖縣

灘鹽又將浸灌將并掖縣而爲之設商乎抑亦聽之而不復更議也若并爲設商則掖縣迤東半屬產鹽之地將不勝其增設若置而不議則同爲辦課之商又未便厚於濰縣而薄於昌邑恐鹽政紛更將從此始而民間弊累無有窮期矣且前次設商猶係窮民散賣商人不過坐地抽錢尙且膠擾不安終歸題革今若築包設商勢必盡歸商賣卽無擡價病民之事而闔境肩挑餬口之貧民一旦扼其吭而奪其食鄉愚貪利如鶩非僅鋌而走險日陷網羅且恐衆怨所積致生大釁况築包設商並未增引添課總不過爲隣商杜私起見設使昌民陽奉陰違於離離之後仍復割包散運或整包偷越在灘巡役查拿莫及日久

弊生甚至奸商影射借官行私均未可知是築包設役不能絕
外販之私徒滋民竈之累毫無益於隣商益有害於鹽法商之
斷不可設固照然甚明也然若但照散賣之原疏不設一稽查
越販之法則亦不可愚意請將由昌至濰至壽之交界路口查
明若干處所先行造冊立案然後將在昌守垣之巡役分派各
路口五里以內常川巡守遇有未經築包之散鹽過界卽行拿
送照私販律治罪倘路口多而巡役少令商人再行招募并飭
兩縣一體撥差健役會巡其利榆二灘鹽觔照黃埠灘散賣之
例築免築包巡役盡行撤回二灘之竈地丁課請改歸西捕
徵解將西由場大使移駐從前裁併之海滄場舊地就近稽查

越欺另照部票原號設立縣票給與民販赴灘陸續買鹽場
邊派丁役在買鹽之處票內填明數目俟買足定額卽收票送
場仍將部票對號截角以昭畫一復清查良販取具本人及約
地隣佑甘結印給腰牌以杜奸徒影射再遴點竈長輪查灘垣
使竈戶不能濟私本境要隘分派民壯巡緝隣封交界各責文
武查拏官司失察悉照定例處分兵役賄縱各予從重究擬如
此則私鹽絕而隣商無越販之憂規制定而鹽政無紛更之擾
徵輸旣便國課益豐餬口有資窮黎樂業誠商民兩便之圖長
治久安之策也恭逢大人曠代偉人中天一柱民依在念從善
如流年來豫東二省興利除弊之善政已莫可殫述若不於此

時丞請挽回歸於盡善則民累伊何所底乎用敢不避怨嫌爲
民請命伏惟大人察設商之無益民生之坐困丞下轉移之令
求貽樂利之休則德洋恩普直與海岱同其不朽矣

修劉將軍廟記

唐許篈

將軍晉永嘉初守萊種德藝政萊人思之既歿諸劉將西扶柩
於洛萊人曰我萊不降數萬家將軍子視我我父母戴之將軍
於諸劉天戚也於我人戚也天之戚也寡而邈人之戚也衆而
邈安有捨邈衆而歸邈寡哉敢以數萬家之命請於諸劉遂之
於是散捧封土趨持樹本既墳於此饗用春秋禱災徼祐餘靈
影響大中十一年四月癸巳太守辛公肱去太守姚公瑄未臨
籌以當道觀察支使奏承空闕到郡之三日軍吏疏拜歷祠群
望卽日將軍祠在郡署之東端簡肅入乃見廟寢卑狹畫像凋

暗既違有德豈謂祭恭乃命押衙兼修造使李公霸度木戒工
新此殿構想像塑繪居月而成心非負福者將使有德者垂昆
無窮無德者警改操行萊人受裕當稔於茲大中十三年五月
二十三日記

蓋公堂記

宋蘇軾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咳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
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
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咳不已累然真蠱者也又
求於醫醫以爲熱受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
能食懼而反之則鉅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瞽之狀

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
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
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
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
以一飲而效隨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
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
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牧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
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
參爲齊相召長者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數
百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參使人請

之蓋公言治道貴清靜而... 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
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治齊者治天下天下
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為邦人也求其墳與子孫不可
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寢於黃
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
繩然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友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
如公者焉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
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
於光仙北屬之勞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
可及安知蓋公不往求於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論古堂記

劉杲卿

海為郡尚矣自漢迄於五季縉紳先生世不乏賢天下之士
聞其風而悅之讀其書撫其實資之以立身揚名推之以致君
澤民斟酌飽滿皆足所欲况鄉里之所以向慕者舊之所誦道
而不可得惟太守安陽韓公通守汶陽慕容公博學好古氣識
宏遠嘉北海之多賢慕斯人之道義於是披閱載籍擇其尤者
學術如逢紛庸譚郎宗鄭康成甄宇徐房徐幹孝友如淳于恭
王裒王閭呂元簡節義如禽慶王修杜松贊正直如牟融周澤
王儀是儀韓熙載操尚如公沙穆那原王昕隱德如逢萌管寧

知人如郎顛高構高義如孫... 元政事如滕撫張允濟皆
足以振揚英聲扶持風教接引邦人於是哀其像而繪之名其
堂曰論古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鄉爲未足
則及一國一國未足則及天下天下爲未足則又論古之人堂
之所繪者不出乎一鄉一國景行其賢登其堂儼然而望之其
嚴如秋霜烈日其高如泰山北斗可以興好義之心可以消鄙
吝之情如芝蘭之薰染與俱化而罔覺於此見二公之意所以
待北海者爲不薄矣愚請卽古之循吏有以惠愛元元稱者不
過出入阡陌勸課農桑有以獎勵風化稱者不過斥大學校延
見諸生未有叅訂圖史馳騁上下千餘載索先賢而繪像不一

郡之儀刑如我公者風義凜然度越古之循吏遠甚此邦之人
從公之化莫不父令其子兄誠其弟在朝廷則立臣節在家室
則竭子職居鄉黨則以仁交友則以信毋俾先賢專美於前無
俾二公有憾於後戒之戒之無怠於斯言異時才傑間出焜耀
青史猶今之視昔無乏才之嘆蓋有推論於始者云臬卿郡人
也獲觀盛事豈可暗無掄揚之辭顧惟才力卑弱不能長於文
茲以爲愧

西由場文廟記

元傅夢弼

萊爲州古也禹貢萊夷作牧實青州疆域春秋萊子國居齊左
故曰東萊管夷吾相齊嘗煮海以富國卽其地也元貞二年冬

予乘驛於萊館鹽判羅國才偕運使綦豫副使鄧玉司判張植
蔡仲彬相與詣謁云萊之北鄙僅五十里曰西由鎮建鹽司司
授五品階總八場歲辦鹽筴凡三萬五千計其民雖夥其俗甚
鄙粵西由之興蓋未始有學絃誦之聲或終身弗聞以故風俗
日下儒術闕踈某等環眎太息亟圖拯援謀諸僚屬及好事者
捐俸金發私帑共得八十緡贖爽塏之地築學宮其上將使民
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庶乎厚民俗振風教也或謂職居流外催
辦食貨於斯舉也無乃出位而或僭乎疑而未喻願質吾子予
曰噫是何言也昔鄒孟子有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
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今西由

之民淺陋乖離弗被文教於是睨而不顧不幾於無事而祿
興學善俗正今之急務耳夫奚僭後予抵京師羅君命其子教
授羅垣奉經歷朱暈具書學廟之制殿堂門廡截然一新經始
於元貞二年之夏落成於大德三年之春仍備禮聘士領袖其
徒廸之以大中至正之學請予識厥事予告之曰學校風化之
本也聖人之教坏冶一陶語小則無內語大則無外不爲賢者
增不爲愚者損孰謂鹽竈之氓不可化儒服俎豆事不當出權
筦手耶於今聖元進用蒸髦稽以九疇之載衡以典籍之言碩
師良輔於陪於傅上而國學而遂而序下而庠黨藹然蔚然於
斯爲盛諸君於供辦之餘乃能尊國朝體道立師之意以興廟

興學可謂知所本矣古者謀師禮樂詩書是先而蒐狩治兵則亦有禮爲可用矧理財賦掌國用之官也苟充其學自期於古賢宰可也詎以管夷吾自限耶斯學也他日人才輩出禮樂並興膠萊之俗變而爲魯矣然後知六經之功用不限於海隅之地也諸君發源之功顧不偉歟因記

修萊州城隍廟記

李誠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於義而稱揆之於心而安者皆可舉也城隍之神祀典雖未載然自唐以降京師郡邑皆得通祀所以保民也神保吾民民奉其祀宜矣世謂神廟食茲土職分冥司言專禍福故疾病死喪一歸於神莫不奔走從事以祈福祐

神亦往往昭其靈異禱而必應水旱疾疫多所賴焉則吾人之於神也於義爲當祀於心爲所安者矣州之北古昔有廟燬於金末廢沒日久國初時州人邢道剗除故址創構正殿四楹繪塑神像邦人香火知有所歸越明年丁未前起祠賢之室自是厥後日增歲葺以次就緒至元二十九年道子德進復增葺之擴其正殿翼以兩廡外明中敞輪奐一新神像儀衛嚴肅森列觀者神竦又以殿後城基不固虞有覆隍之患陶甓一萬有奇包砌堅完以爲永久之計功旣竣來請余文以紀諸石余謂民神之主也神民之衛也古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由是民心以和而神降之福福由人興非自外也是故孝弟忠信昭其

令德雖澗泚溪毛可以成禮而神必監其誠貪墨敗類神人共
戾雖牲牲禮幣雜陳於前神亦弗之享也菲才蒙恩來守茲郡
今四稔矣幸而風雨時若五穀豐登人心惟和佳氣充溢無螟
蟻疾疫之災而民業有經長吏所以得免於罪戾者伊神之賜
寧不知歸於是作爲詩歌以洽奉神之禮俾欺罔者有所儆云
其辭曰至善有定幽冥同途頽仰瞻依神靈與俱吾聖人之久
禱不在茲乎貪而漁暴而屠假尺寸之柄股其膏血以自腹寸
田不治秦荆荒蕪彘肩卮酒奉香火於庭隅以非道而要福何
定以爲神之羞寧不愧於心歟蘋蘩蘊藻之采挹行潦於潢
絮誠薦奠神其舍諸

勞山聚仙宮記

張起巖

自王重陽之東也而全真氏之教盛行其徒林立山峙雲蒸波
湧以播敷恢宏其說於是並海之名山勝境率爲所有至若下
排巨海高出天半連峯複嶺綿結環抱蟠據數百里長松交蔭
飛泉噴薄玠草竒木駢生間出簷楹軒戶隱見於烟雲杳藹之
間憑高引領歷覽無際使人有遺世之念則爲勞山上清宮蓋
卽墨爲齊東饒邑而山在邑東南五十里陟絕入海鯨波滌迴
挾倭本引吳會顧揖萊牟襟帶齊楚風飄浪舶瞬息千里土
宮據山之嶺又全得其勝是宜爲仙真之窟宅人天之洞府也
然其地峻極衆頗以登降爲勞南下轉而西二十里近山之巔

始得平行爲宮殿爲門垣請於掌教大宗師賜額聚仙宮而簪
裳之士雲集於是卽山墾田以供其餼取材以供其用通元隱
真子李志明實主張是提點王志眞實綱維是助其成者則縣
尉欒克剛也工旣告成爲塑像又輦石欲志其蹟俾道士沈志
和持書來請文欒在膠西爲名族嘗從事山東宣闢與余有一
日之雅計志和跋履往返餘千里烏乎可拒遂卽其圖記以叙
列之當五代時有華蓋真人劉姓者自蜀而來遯迹茲山宋祖
聞其有道召至闕庭留未幾堅求還山勅建太平興國院以處
之上清太清二宮其別館也志明大德初元受華樓劉尊師之
請受其勝絕莫居又閱一紀其徒林志遠志全卽崑崙雲霞

延之至築爲環堵明霞洞洞在上清之嶺又三里許塊處二十
五年遠近信嚮稽首問道者絡繹相屬今年八十步履輕健計
平昔遷居四十處度徒幾五百其志行可知已夫老氏之爲道
以虛無爲宗以重玄爲門秦漢以來號方士者始有神仙不死
之說若全眞爲教大槩務以安恬冲澹合其自然含垢忍辱苦
心勵行持之久而行之力斯爲得之隱真子心契道眞處於環
堵恬然自如不言而人自化不動而衆皆勸是其眞積之至故
能易磽确而輪奐于斯以爲祈天永命之所是則可尙也已銘
曰茲山峻秀橫天東下插滄海高凌空丹崖翠壁何穹窿瓊枝
琪樹分蒙茸明霞霽映扶桑紅靈扃太宇相昭融仙馭隱見空

明中鸞鶴縹緲翔天風有客寓迹白雲峯翠華爲蓋冰雪容道
價輝赫聞九重鳳書遠召來崆峒卜基芟落荆榛叢翬飛鳥革
如神工長春晏畢留仙蹤乘雲一去追無從空餘夜鶴號長松
隱真學道知其宗環堵塊居神內充志行超卓驚凡庸談說懇
欵開愚聾嚮風景仰衆所同善譽殷殷聲隆隆作室要嗣先人
功徒役竭蹶惟虔共平地突起真仙宮隱然背負層岡雄高門
朱碧環崇墉秘境清廓猶方蓬簪裳雲集必敬恭土祝國祚綿
無窮爲民祈祐除災凶占雲望海玄關通姑射仙人或可逢願
斥物厲成年豐廟堂無事安夔龍泰定二年記

卽墨先賢祠記

秦裕伯

古莘董侯治卽墨之二年歲豐民和改建孔子廟學期年而成
乃以故廟西廡易簷改塗爲先賢祠自戰國及兩漢以功名著
茲土者得九人焉卽墨大夫三人安平君田單齊王田橫諫議
大夫王吉吉之子京兆尹駿膠東相王成不其令童恢皆假像
而祀之以少牢恐邦人不能悉知其行乃命裕伯記之謹按禮
有功烈於民以死勤事者配食於社我國家以忠義詔天下凡
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命有司蠲潔致祭今卽墨九
賢之祀所以奉明詔尊禮經也予於是而有感焉自東漢以迄
於今寥寥千載鄉賢如王吉父子者豈無其人特貧而在下不
能自振於時者多矣邑治之良亦豈無如王成如童恢者乎不

幸處海邦之地其聲名不能自達於朝者亦多矣不然毀言曰
至之大夫苟不遇齊威之明不見戮於朝也幸矣其能有萬家
之封乎此古今之賢者所以不多見也董侯此舉所以表前修
望來哲者深矣侯嘗為國子助教裕伯忝胃子在成均實與諸
生之列茲承先生之命謹撫九賢之槩而為之詩俾邦人歌以
祀之詩曰卽墨古城實表東海有美多賢流光千載齊當田氏
大夫二人史載其事名滅無聞時維威王登崇俊良大夫侃侃
以寧東方聲譽弗聞不阿以正益封萬家以鴻厥慶潛王之亂
燕軍來攻大夫百戰以死其忠忠義在民不忍開關收合餘燼
以起田單單也實賢士卒同苦弗私其孥編於行伍火牛之奔

齊城七十一朝

夜乃輯其民乃迎其君安

賞其勳秦滅諸侯王建

朝大夫諫止以保宗祧

國滅身死大夫之賢奚愧

又劉項之爭田橫乃王漢有天下

橫不忍降殺身死義衆客同

上高風滄海萬世允傷臯虞有城

卽墨下邑山靈降祥乃生

官為諫大夫氣剛以直有子曰駿

勉肖其德擢居京尹比名

張英聲義烈古今流芳惟此卽墨

膠東王國在漢中興有相

成勞來流民八萬餘口璽書封侯

為循吏首縣治之西古城不

共東漢縣令姑幕童恢忠孝廉平

信及猛虎有詔褒榮擢居

凡此九賢勳載遺編生能濟世

死舍其天載考禮經法當從

不廟享血食以訓來世維我董侯

氣剛色柔三年政教克配前
侯來其拾我作歌詩請刻諸

重修大基山先天觀記

修既作斯堂九賢孔集邦人屈指
石春秋匪懈享祀無歇

胡澗

東萊震方二十里許一峯卓
而盤迴蔚然而深秀者道十
先天觀也拱揖內向若掀而

然霄漢者大基山也山之上呀然
谷也轟然而鱗次煥然而翬飛者
翔曰鳳翅山陂渚下蓄如鑑而清

曰聖水池前為朱陽臺後為

元武崖靈虛宮則倚山之陰白雲

庵青鳥嶺則夾其旁四顧如

城一山屏列曰珍珠洞其南十里

曰神仙洞其外諸山曰福

曰牛星曰雌雄曰岡山曰逍遙曰

曰環壑千尋水會為河

曰掖水西注二十里過東萊郡治

海與鰲山相望於天際

興神州出沒於波濤唐鄭文公

匪信去蚪竈碁局印石宛然

至元間長春子大建琳宇始賜

曰先天追我朝而茲山墮替

既久正統紀元都紀宋道仙來遊

慨然有興復之志聞道士孫

常自幼戒行絕欲清齋久侍靈

應宮希先張公門下道招為

屬以重新真宇守常乃蓬首徒

洗十稔邑善士鍾寧感而施

百石為倡由是施者漸眾鳩工

市材伐石負木每有弗勝輒

號呼天若有神陰翊者焉聞者

異之助緣者日增經始於庚

之春落成於辛未之秋中建正

殿石柱若干楹旁建堂廡一十

餘楹黝聖丹雘煥然一新金容

玉像裝飾儼雅鐘鼓筍簾方丈

庖湏次第而舉工以億計金以

數計雖出於衆而守常實有以致之也希仙之徒林輔元來
京徵文以彰守常之異志以重道仙之所付得人而來者有徵
以繼承焉於乎太初之氣無始衆妙之門無名積而形像散而
杳冥如環無端固不假於作爲而仙蹟往往曼絕宋范文正公
有便是蓬萊第一宮之句遺刻輝煌林谷後先題品者益廣宜
爲銘以垂不朽銘曰鰲聳鳳舉峯巒鼎峙豹蹲龍騰虛谷如壘
架石鑿岩峻宇雕欄飛甍絢彩傑棟流丹鳴鐘考鼓排雲扣關
飈車羽輪朝往暮還條焉滄桑元範恢張前作後繼愈熾愈昌
河清海晏地久天长勒珉高固古輝光

戰孝子記

錢

孝子戰正東萊高密縣人父思道業儒母楊氏有淑德洪武十
七年密令知思道才識可用辟本縣掾洪武二十年調閩之大
寧縣時楊方妊正難歷遠途思道獨往越二年物故大寧令憐
之命邑人淺葬於邑之山南原上爲覆二石於墓以誌之時正
在家甫三歲每見母孀居悲痛亦輒泣下既長補邑庠弟子養
母以孝聞楊氏卒正痛父歿遠方弗克歸葬乃於永樂六年夏
四月直抵大寧遍訪山南諸老無知者正仰天號泣忽有一老
至告曰昔聞思道墓有二大石覆頂試往徵之及至原上亂塚
紛雜正尋至一墓果有二石在頂開見骸骨莫辨直僞卽醫左
手中指以血漬之祝曰是吾父骨血當滲否則莫滲也祝訖血

疹屢拂拭不去乃收骨攜歸時大寧令暨教諭王永言邑庠諸生親目其事咸感歎遂裝繪手卷紀其事以贈之正負骨經場于江末渡舟人忌之弗許正泣告曰吾萬里尋得父骨至此乃不許渡吾將抱父骨溺江舟人哀其情遂渡無虞永樂七年秋九月至家營葬終制正復就學中永樂十八年鄉試未仕而卒嗟夫人之百行莫大於孝正尋父骸於萬里之外齧指漬血其心可謂至矣故其精誠所感若或相之卒得父骨以歸於此可以見孝行之通於神明有不可得而誣者予故撫拾其事而志之使民風有所勸焉

重修萊州府治記

彭時

萊州古萊子國抱山負海周千餘里其俗淳樸其士好經術而矜功名實山東之巨郡也府治據城內之北自洪武至今皆仍舊風雨凌厲陋莫甚焉景泰七年秋南昌熊侯瓚自刑曹出守是邦慨然欲改爲之未果越天順二年正堂之前楹忽仆於風雨於是謀諸僚佐將盡撤而新之乃聚材僦工躬自營度以究其成中爲聽治之堂附堂左右爲幕廳東西廂爲六曹六曹之南爲儀門儀門之外爲祠二東以祀司土之神西以祀漢太守楊伯起又南爲前門門左右爲步廊正堂之北爲後堂堂之北東西皆庫也最後爲官衙最前東西爲吏舍至於雜造有所繫囚有獄獄神有廟司獄有廳總之爲屋若干區而繚以崇墉表

以石坊嚴嚴翼翼煥乎一新計其材木瓦甃鐵石黝堊之用與
餽廩備餽之費無慮鉅萬一出於經畫秋毫不擾於民事始於
天順二年五月六日而以明年十月二十日落成焉熊侯具書
屬予記之予惟郡守任師帥之責而署宇實政教之所自出也
無之固不可以蒞民有之而不備其制亦非所以聳民之觀瞻
今萊雖山東之望而署不足以表位宜熊侯有志於改爲也然
爲之有道事舉而民不擾故其成也高明壯麗悉加於舊而人
不以為侈需用累萬而人不以為費工役踰年而人不以為勞
非合時與制其能然耶春秋凡諸侯興作合時制者悉不書而
此獨書之者惟以見居之不易也凡居是者誠思因俗以善政
使萊之民安其政習其教家富足而人禮讓則可以稱斯器而
無負矣熊侯奉法循理治駸駸有成績予之爲言將欲告來者
於無窮焉

修濰縣文廟儒學記

安萬山

禹貢濰在青州之域春秋齊之疆也歷代沿革不同或爲郡國
或爲州縣國朝爲縣治東有孔子廟在焉前守周通所建也繕
修不繼日入於敝成化庚寅宋侯紹棟來尹茲邑顧其敝陋亟
欲從事以歲不登而止越癸巳歲和民阜侯乃謀於僚佐一新
之市材鳩工次第興作大成殿後東西廡皆因故益新琢石爲
櫺星門用圖堅久飭聖賢像以正厥位惟明倫堂狹隘特改作

之後勅講堂三間與前堂稱上以義倡下以義從工不兩月而
訖予聞自昔爲天下者尊用聖人之道以爲教則人才可興風
俗可厚舍此而言治非利則詐矣我國家自祖宗之世崇重聖
教濰縣有學肇自洪武開國之初迄今百有餘年宋侯不費於
公不勞於民俾其煥然一新可謂知所當務者矣故夫學於斯
者必思道之所以爲大而不可忽體道於已而不容怠處也有
以敦乎孝友睦婣之行而風俗益美出也有以任乎民社之責
而治化愈隆庶有以副聖朝作養之意與夫宋侯之用心也已

孔融祠記

黎澤

東漢孔融氏由中軍侯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數正
之卓乃諷三府同舉爲北海相今濰縣是已時黃巾寇數州惟
濰昆爲賊衝實欲陰傷之公到郡卽收士民起兵講武賊雖屢
至屢敗其民賴以安戢無事且爲制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
舉賢良郡人無後及四方遊士有死亾者皆爲棺槨以歛葬之
在郡六年政聲赫然四境之人被其惠化之深相傳累世猶歌
思不忘宋政和間濰守韓公通守慕容公爲立祠以慰濰民之
思又作論古堂於其西用祀濰之名賢君子如學術則有逢紛
庸譚郎宗鄭康成甄宇徐房徐幹孝友則淳于恭王哀王閻呂
元簡節義則禽慶王修杜松贊正直則牟融周澤王儀是儀韓
熙載操尚則公沙穆邴原王昕隱德則逢萌管寧知人則卽顛

高構高義則孫崧劉敏元政事則滕撫張允濟共有三十人皆
合祀於堂俾鄉人有所感發效則歲久傾圮惟孔融氏存焉迨
我朝立國百有十年令邑者因法令弗及置而不議成化戊戌
適麻城宋侯紹東出尹茲邑顧堂已久廢祠亦敝壞乃謀於僚
佐募於富民鳩木集工合建一祠計五楹而周以垣凡器用皆
備又議以漢之朱邑杜密唐之竇琰李邕趙居貞宋之許仲宣
楊美張燾韓浩皆素有治聲於濰者與孔融並塑像以正其位
旁刻紛譚以下諸賢配焉更名曰名賢祠擬歲祀祭可畢尹率
僚屬生徒從事於其間祠成乃走使京師徵言以記其合祠
事聞諸賢之功名節義道德文章皆炳炳烺烺載之國史

傳之天下後世凡世之欲爲賢人君子者未嘗不起慕起敬而
視以爲則况濰之人士沾溉其流風遺韻既久且專豈無感發
而興者乎亦爲長民者鼓舞倡率之何如耳侯於法令之所不
及者猶能惓惓如此其於民事之所當爲者從可知矣繼此以
往使遠而在乎是邦者能法諸賢之行誼以修已則治效可得
近而生乎是邦者能法諸賢之行誼以修已則民俗可厚其於
世道未必無補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當書此以俟焉

修海廟記

劉珮

距萊城西北十八里有海廟焉歷代創修封號不一我太祖高
皇帝厭其神號瀆禮詔改爲東海之神遣使降香樹以碑刻命

有司時加葺理列聖相承崇奉有加聖天子踐祚以來屢遣官
致祭成化十九年汝陽戴侯瑤來守是邦適布政司右叅政張
公盛同謁廟覩廟貌傾圯共謀修葺石布政戴侯珙巡撫左副
都御史盛公顥咸曰此祭典所載知事神有司之第一事宜行
無緩公於是悉心措置俾檢校陸嵩典史馬琚董其事而侯則
往來綜理之經始於成化乙巳春落成於明年丙午秋堅者因
之否者易之周圍繚以墻垣高厚堅緻其中則北爲正殿前立
廟門門之前翼以碑亭門左右侍以鐘鼓樓之前爲山門山門
前樹以白石坊門俱重簷壘拱五彩繪畫左右廊廡各九楹
海岱雲龍之像飾以金碧粉素至於寢殿坐堂齋宮道流棲息

之所無不完備乃構官廳爲使臣暫寓之處大約因舊而新之
共六十楹又大小碑亭四座增新者共四十二楹又鐘鼓樓石
碑亭御香亭五座植椿榆楊柳一千四百四十餘株規模廣
輪奐精明傑立於東海之濱觀者莫不起敬工旣畢戴侯徵予
紀諸石予謂戴侯此舉上有以體我國家之意下有以承夫諸
憲臣之心廟貌旣崇而於財則不費祀事旣修而於禮爲不瀆
誠有可書者矣故書之

修膠州文廟學記

吳寬

膠屬萊州府有學創於金承安間增修於元至元末重修於國
朝洪武初至今百三十年可謂久矣其廟制不徒敞寬卑陋不

足觀凡春秋莫獻至不能容足宏治四年州守曹君嵩以名進士爲撫州推官多著政績擢守於茲始至入學詣廟觀其制不稱慨然嘆曰前守不必論今其責在我矣他日卽審地勢計材用將有所改作適歲不登餓莩流移賑恤不暇明年戊午民稍康又明年己未歲益熟君曰吾事濟矣乃與同知梁山等議皆曰善爰白於知府李侯侯亦曰善君首捐已俸爲倡衆相勸以助始構諸隣地廣袤數丈以大其規顧財物所出卽境內勞艾二山伐木斲石輦載並至更市巨木於江淮間以充棟梁之用精工擇良日而役興焉殿舊爲三間乃左右增置爲五間凡門無齋厨亦增於舊合若干餘間深廣爽潔巍然改觀至於祭

器咸備陶冶必精以及廣庭遍植嘉樹辛酉八月告工竣初君興是役屢往臨視經營指畫勞心爲多落成之日君以爲醴畢陳周旋有地僚吏咸集士庶聚觀師生欣欣莫不頌州守之功曰此盛事也寥寥之餘獲見此舉宜有記述以示後來是學正朱斌具述其事來請予於君爲鄉人越自蚤歲重君賢茲其爲政又知所先務如此可無一言以相其役乎蓋自尹爲州旣新廟學踰歲再熟政治益行廢墜悉起部使者至若巡撫都御史徐公而下率加稱獎可謂賢守矣因附及之若夫施政於斯仰瞻於斯興起其志以成人才爲朝廷之用州郡之光不待爲是美觀者此固君之深意在師生嘿喻而已奚容復贅

卽墨禦寇記

藍章

墨在齊之東鄙城垣頽薄高僅丈許無壕塹溝壘以限其外
永樂時妖寇之變定百餘年矣民不識旌旗戰陣其來令者
無意外之虞亦不以修城池爲事正德辛未春寇猝起於北
不旬日烏合無賴千餘人縱橫馳突攻城下邑勢如破竹遠
近皆先潰走匿於山巔海濱然顧戀家室皆啼號道路聲
寇亦稍遠始歸其家若禽驚獸駭無所依恃訛言一作
自述職歸召父老而諭之曰汝等勿
乃簡其間謀嚴其警備蓋未
而或

將子弟之壯者編爲伍分爲汛各乘城而守之民之
入始有安居矣寇先後凡七至於境咸無所掠又知有備
不敢窺城下寇大憤曰卽墨之所以不破者恃卽墨營耳攻其
營破卽墨安往蓋卽墨與營南北相距十里耳壬申三月十
日寇馬四萬餘圍營營兵甫成列而大敗僵尸枕籍烟燭望
十里外大夫登城誓衆曰城與營唇齒耳營破將及我汝等
勿恐我誓與城爲存亡也不踰時寇馳至城下合圍大譟矢集
於堞者如蝟毛大夫又誓曰汝等勿譁營無備耳我有備何患
耶親援桴而鼓之士氣大振自辰至申鏡砲矢石交下如雨寇
之死傷者無數僞稱大王朱輔者攻東門甚銳大夫自當之發

流矢中賊輔之顛而斃餘寇大沮遁去城得完先是寇之攻城無敢禦之者禦之而完其城僅見卽墨耳官軍乘之是以有平度之捷方寇之熾也余督兵駐漢中征討蜀寇恒爲鄉井憂高大夫乃余監臨山西時所獻士也昔讀其文因知其人曰斯人也足以守矣後得捷報果符余言甲戌之夏余自陝赴官留都道出故鄉鄉之父老數百餘人咸告曰我等小人所以有今日者其惟我高大夫之恩乎向微大夫禦斯寇也我之廬舍其皆灰燼已乎我之廩庾其皆傾竭已乎我之牛羊犬馬其皆亾矢已乎我之族黨姻里其皆離散已乎我之老稚婦孺其皆委之溝壑已乎我之少壯其皆劫而從之已乎我等小人得成其業

傳之子若孫者我大夫之恩也恐一再傳老者旣沒幼者未聞矣敢伐南山之石徵公之文撰述勞績大書而深刻之樹之縣門傳於來茲使世世有以知我大夫也余謝不敏父老曰公鄉望也獨不念我鄉人乎余不敢辭惟昔樂毅之攻卽墨安平君田將軍禦之卒完其城以復齊國高大夫之禦寇蓋庶幾乎安平矣安平之功太史公傳之余於太史公不能爲役安能紀大夫之功耶大夫新立祠以祀安平百年之後大夫可以脩食矣大夫之功自有史氏書之余言何足爲重輕耶大夫名允中字信道太原人起家福山教諭遷卽墨知縣凡邑之僚佐賓客有勞於斯役者咸書於碑陰云

勞山白雲洞記

藍田

即墨之東南百里皆山焉山之次者曰勞山勞山之羣峯其最
高者曰巨峯巨峯之巔有洞焉曰白雲洞深而明旁有水泉可
引以漱濯甲於巨峯雖當晴晝雲氣翕鬱則咫尺不可辨頃刻
變幻則又漠然不知其所之矣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非神完
骨強者不敢久居其登也緣厓攀蘿崎嶇數十里非有泉石之
癖者亦不能至也北泉山人薄游海上南訪胸山登瑯瑯臺北
既之采山雄秀突兀皆未有若勞山者也齊記曰泰山雖云高
不如東海勞是勞山之高高於泰岳矣然勞山僻在海隅名未
於天下而胸山瑯瑯之采以秦皇之游覽也人人知之嗚呼

山之見知與不見知而亦有幸不幸存焉山川且然而况於人
乎道人張某得白雲洞曰是與入境隔異直可以傍日月而依
星辰非元武之神不足以當之也乃於其中奉事元武而自居
其旁學鍊形之術焉嘉靖壬午秋北泉山人登巨峯之巔而望
焉而各數百里海濤蜃氣起伏洶湧而島嶼出於其中者皆若
飛浮來往旦夕萬狀連峯有無遠邇環遶村墟城郭隱隱可指
數神觀蕭爽非世人耳目所嘗見聞者也夜宿洞中援筆題於
石曰居白雲洞者自張某始也李謫仙詩曰我昔東海上勞山
食紫霞嗚呼安得斷棄家事而食霞洞中彈琴鼓缶以詠屈子
遠游之篇也哉顧今有所未暇聊記於此以志自愧云

卽墨未有營也有之自宣德己酉始在縣治之北十里海濱諸
衛之兵分番于京師乃選步騎之精者千有二百人將領之才
者二人常屯于營防禦倭夸之出沒而盜賊之竊發者亦責成
之營未有城也有之自張文博始正德甲戌文博來總營事具
疏于都臺于察院曰正德初承平恬嬉不虞之禍始于河北賊
有十八騎耳剽奪行旅侵犯村落後有烏合幾百人由北海之
濱而東庚午歲暮首破高密留十有七日隣境皆罔聞知及其
去也劫而從之者幾千人乃破濰破昌邑破平度殺戮益慘東
海之境城不破者惟膠與卽墨耳壬申三月二十七日賊擁衆

幾萬人來攻卽墨營官兵甫成列於營之西賊張兩翼突之而
將領李勳死楊繼宗逃官兵大潰死傷者過半遂焚營壘而南
時縣城南築完其陞三面引溪水浸之賊乘勝來固以爲破在
頃刻耳高尹信道率僚佐士民登城拒守矢石交下賊不敢近
東門射其首朱傳死賊乃喪氣解圍而北破萊陽矣夫營之所
以破者牆垣及肩無可屏蔽耳縣之所以保者城高池深我逸
彼勞耳思患預防營請城之若築營城與縣城南北相望如昔
人夾寨之制則彼此應援倭夸聞之亦褫膽遠遯矣臺院以其
疏下藩臬議藩臬皆曰張總營之疏可允矣遂以命文博乃朝
夕臨視隅方而準平其方以里計者四爲門者三高厚合度士

卒爭奮不三閱月而告完望之巍然屹若石壁可爲雋功矣後
徐院來閱歎曰若張總營者謀慮宏深可勞也檄有司具羊酒
文綺禮之嘉靖己酉文博之嗣子元功繼總營事請於北泉子
曰昔人之制因革皆托之文字有爲廳壁記有爲題名記先將
軍築城之役敢請於子余辭又請曰城卽墨者高信道也子爲
作銘先將軍敢援此例余乃取文博請城之疏爲之記俾刻於
石文博名某姓張氏其先山後人昭勇將軍大嵩衛指揮使元
功名某既世其祿又世其官議者以爲不愧其先元功又稽諸
往牒先後來總營事者得指揮使九人同知六人僉事十有九
人守戶四人悉書其姓名爵里刻諸石陰觀者按而考之曰此
爲後之勸懲云

桃花洞記

李學詩

吾州城北多奇山固山爲最綿延而西爲兩髻山中有雲臺觀
多叢竹如豹形澗故名豹竹又西有桃源洞家君嘗讀書雲臺
觀因營別業於山麓下去洞僅三里許予愛羣峯奇麗築臺於
別業後雖嘗緬山登眺而亦不知有桃花洞乙酉秋予赴省試
郡守李公夜夢一羽衣類神人云登第者乃一少年居桃花洞
公方問名氏旋寤越明日八月朔詢諸士無知者逮予叨第其
別業之野老謂予所構實桃源洞之麓始恍然而悟信郡守之

夢果奇也桃花洞卽桃源洞也神之告人不欲顯著嘗若是夢亦奇哉因與好事者往訪洞之故跡見其附兩山之支洞口下臨崖崖久爲冰頽敗路不可乘緣徑紆曲必偃僂循行數十步許乃卽洞境大約幽深平曠莫知其迹相傳勝國時里人避兵之地久爲墮石堙塞僅餘旁竇無敢深入者昔人曾驗洞中燃火則固山泄煙蓋穿兩山之腰通固山之上也於是洞之埋沒茲山不知幾百年而始顯於今日之一夢豈地各有主而物各有類耶予又思天下之物足爲奇觀者不居都會通達之地無詞騷遊咏之跡雖有魁奇幽麗之盛其不隱伏於空野絕域者鮮矣豈特一桃花洞哉越明年予第進士同年輩聞而異之相與題咏而爲詩若干首予亦愛斯洞之久晦而顯也且慮其久而復晦也因爲卷以記之

海山亭記

毛紀

東萊郡城之良隅僅里許有故臺焉實當教場公署之後歸然數仞日就荒頽過而睥睨莫有問之者考之郡志爲南燕慕容氏所築號爲燕臺然父老相傳舊名望海疑秦漢間占氣候仙者之所爲也又嘗憶國初沿海設有望海夫以備倭寇此殆其墩之遺址邪皆未可知也蓋世道恬熙之餘斯民相忘於無事之天久矣嘉靖丙戌巡察海道山東憲副碧厓馮公子際偶於閱武之暇陟而觀之則見神洞諸峯羅於東南渤澥洪濤滙於

西北而其雄峻渾濶之氣悉於是乎會萃焉乃慨然歎曰茲一方之勝槩也可使其蕪沒於荒煙野草之際而與尋常丘垤等邪爰命工氏因其舊基增而拓之高廣加三之一壘石於巖麓甃於巔樹亭其上棟楹桷檻黝聖丹漆繪斲舉以法亭外繚以垣墉可憑可倚前爲石磴四十有九級縈迴以土若凌虛御風然臺以丈計高不踰三而圍可二十有八亭以尺計高至二十而圍則百餘材用以百計皆取諸公羨人力以千計皆取諸息道里間之下不知有是役也經始於是年二月凡八越月告成居然異境突出海邦山川爲之改色公於是援孟軻氏登山觀海之說以名其亭每值戎憲餘閒時一登焉或芳辰令節與郡

之士大夫燕會其中把酒長吟凝眸遠眺鯨波蜃氣浩瀚杳溟滄滄滅滅髣髴蕩乎吾之襟次而層巒疊嶽蒼翠律兀相對恍然若超出於塵埃之表者至若風清雲淡雨霽霞飛市火村烟林霏鳥語若遠若近出没不常朝暮之間變態萬狀會心感懷可喜可愕則斯亭之景豈非所謂瑰偉絕特之稱者哉公欲圖所以識其事一旦請於紀曰時雍受天子命持節東方已三閱歲於茲境內幸爾無虞庶幾有是舉也然豈敢忘所自邪實惟我國家承平旣久率土底靖至於今日治化益隆以洽故職於茲地者得以餘力構此遊觀之所亦欲與民同其樂耳敢請一言記之夫先正有云善爲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

於緩急之際亦各有方至於臺榭亭圃之區區差可以緩而不
可廢者公之涖海道也建營戍禁姦宄清獄訟百度具飭凡其
所急者槩已先爲之矣從而及其所緩而且上無所費下無所
勞非經理有方能若是乎遂使盛跡闕而克彰豈偶然哉愚因
是而有感於天下之事廢興相尋蓋有自然之數一時鬱埋沈
埋而不獲表著者多矣及遇仁人智士爲之發露其精英加以
潤飾播之文辭遂得暴白於世託名不朽蓋不獨一臺爲然也
昔韓昌黎名連州王宏中所遊之處爲燕喜亭六一翁治滁建
亭於清泉之上名之曰豐樂茲臺之出處顯晦亦畧同焉詎其
有所待而然邪然燕喜但頌其有於上而豐樂則幸其有於下

亭之意求之於今蓋兼得之矣而海山云者特舉其山川
大者乎是工之初創也適大中丞王公伯圻撫臨其地暨藩臬
諸公咸謂碧厓此舉亦興滯補敝之一事也亟贊成之碧厓其
別號云

修濰縣文廟記

毛紀

古先哲王設教致治莫不建學立廟以爲崇聖育才之地傳曰
凡始入學必釋菜於先師禮固然矣肆我聖祖統一區夏誕敷
文教首詔郡邑興學宏規大訓著在琬琰尋命天下通祀孔子
而廟制獨仍前代之舊邇自王祀以來迄今千有餘年謚號侑
豆之加益隆以備而不替蓋聖人之道之在天下如菽粟布帛

然民生不可一日無者萬世而下崇德報功之典實異羣祀固
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泯滅者如此韓愈氏論自古不得位而
得常祀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賢
於堯舜遠矣此其効與其亦善言聖人者矣是以溥海內外聲
教漸被揖讓俎豆之風無間遐邇才賢輩出世道攸賴夫豈無
所自哉維爲東萊屬邑廟學之建歷歲滋久漸致湮圯教諭張
君材乃以繕修請於巡撫王公伯圻允之時楊君宜來知縣事
公遂以屬之君慨然曰是非吾責耶乃物土方攄材用計徒庸
鳩匠分役筮吉從事其大成殿櫺星門兩廡凡若干楹明倫堂
兩齋饌堂號舍凡若干楹皆以次爲之鼎新壞者葺之闕者補

之漫漶者塗飾之輪奐翬飛嚴嚴翼翼不踰時而煥然改觀
復以餘力修創鄉賢祠及公宇城堤倉廩等所用不至費而
不知擾工助於嘉靖戊子春正月是年秋九月告竣向非楊君
恪介而懋於猷爲張君協心贊之不能致此方圖予文記茲成
績適楊君名爲內臺御史張君擢國子學錄而去繼令於灘者
爲孫君應辰亦才志向進者亟欲刻石樹之學宮爰速予一言
夫學必有廟以祀先師雖曰不怠本始之義實以聖人者學者
之標的將以慎其向往也蓋學也者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聖
人者盡性焉爾彌綸參贊皆其性分內事也後之學聖人者無
他亦曰率性而已今夫五常之德人人具也不賢智而豐不愚

不肖而嚮聖人之所以聖學者之所以學不外乎此苟能率是性焉聖人之道其庶幾乎顧世之學者往往求道於言語文字之間抑末矣夫聖人猶天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道自著矣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固於文章乎見之然則聖人亦何貴於多言哉要之惟在於躬行實踐焉是急耳凡學於此者使六經孔子之道講明於天下後世者務見之行著實效焉而不徒事於科名利達之場斯其爲聖人之徒與則於先王建學立師之良法美意與我國家重道崇儒以教化淑人心者豈爲文飾之具也哉若夫有司之作新與否於聖人道固無加損然其興廢舉墜所以安神靈振士氣

上禱清廟之化詎可誣與若楊君輩亦可以爲難矣故爲書之因廣其義合諸游歌之士用相與慎其嚮往云

分守海防道題名記

毛紀

我朝以青登萊三郡瀕海島嶼聳亘倭氛出沒內而岳嶺曠阻無知草竊容亦有之粵自國初命東省憲臣一人巡察海道奉璽書以從事爲保障計也其海濱衛所營寨雖總於備倭武臣而簡閱調度必由海道凡夫禁禦姦宄伸雪枉抑興除利弊悉於是乎督理之舊蒞斯任者率自臬司東巡海上而道里遼隔公務積滯本兵因言者乃令建海道公署於萊以便行事蓋宏治之十有二年也尋值流賊之變青郡增設兵備遂以其郡屬

之故令海道兼理登萊兵備而青不與焉非舊也蓋正德之七年也後以海道治所在萊行伍弗充倉猝奚以應變乃調取二郡民兵以官領之分隊團操立舍以居之蓋嘉靖之初年也其控轄固守之法隨時益損久而後定自茲海邦寇盜斂戢得無他虞邇者貴溪吳公持憲東土振綱剔蠹百廢一新公暇覽前任名氏屬予識其上爰卽舊聞少加增訂嘗爲海道副使僉事者凡若干人刻於石

萊州府題名記

胡仲謨

嘉靖十有一年春予自部署擢守萊州縉紳動色相賀惟萊實水藩樂土也及予之至也見其崇山分羅滄海環帶蹄輪罕適

烽火不驚民業耕桑無虛浮囂訟之風士大夫情義相承有朋友麗澤之益信乎萊之爲樂土也未幾旱蝗爲災斗粟百錢鄰郡之民流移死傷相繼而吾萊之民勉焉生生若稔歲然又信乎萊之爲樂土也予居萊且二年矣不樂其樂而恒自憂焉何哉天下之事泰順兆於艱危禍亂生於旣濟匹夫爲數口計必深籌遠筭克勤乃事以終其身不以飽煖安逸爲厭憂焉况以一身係千里之休戚者乎方今天下重郡守之選詔公卿各舉所知隆其體貌寬其文法而寵用之是固千載一時也任斯職者憂其憂以爲斯民之樂者固有之矣其不然者學棄於筌蹄志衰於金紫航賄賂以自富騁紛擾以爲能深法以耀其威權

傲物以擅其尊大雖稱司牧民則仇之名器偉然僕隸鄙之若是者方自以為樂也不大貽斯民之憂乎予為此懼檢身則憂其弗德臨下則憂其寡恩食民之租而憂其不能集若事僚屬滿前而憂其不能為之長憂簿書之不理憂獄訟之或寃憂小民饑寒而賑恤之無策憂雨暘愆期而感格之未能戒戕賊之端圖日新之道庶幾萊之終為樂土乎雖然君子居其位則憂其職焉耳若夫用舍之變毀譽之門成敗之效其機不在我者稽諸天而已矣何以憂為哉惟茲羣吏皆嘗有事於萊土矣樂已之樂憂民之憂者必有其人焉勒之穹碑所以昭往迹示勸心也嗚呼善不可以偽為名莫恥於倖致予既登名茲石矣後

之議者將以予為何如予於是乎益憂

修學記

崔廷槐

平度州儒學莫詳其始宏治間河南宋侯嘗葺治之士林諸彥後為美談其後日就圯廢未有繼之者嘉靖甲辰毘陵陳侯來治州事前下車即慨然有志興廢之舉值歲比弗登弗果丙午秋成日多暇裕巡察海道山東按察司副使彬州李公按巡海上諸郡侯即舉以白公欣然報可曰學校首政而廟舍做弗治非所以訊業者德而崇明祀也盍圖諸又曰時詘舉羸民之病也吾有善令吾不病吾民取贖金若干畀侯曰金盡告吾吾無厭公去侯乃散金市材木陶甃鳩集工徒約期戒事而中周旋

焉今年春時日既良民工畢集乃先廟廡撤其舊而新之乃及
堂齋相其摧壞者葺之復作啟聖祠祠屋三楹周垣門屏悉如
制乃遷名宦鄉賢二祠祠制亦如之於是規制宏廓物采章明
祀事精虔絃誦洋溢蓋役不淹時而煥乎粲然不媿鄒魯之邱
墟矣工訖侯將謁公告成事焉廼偕僚案文學諸公屬廷槐爲
記廷槐土人也嘗聞鄉先生云平度古膠東地自有學校以來
廟舍廢治靡常而人文所產恒因之以盛衰漢治則單父令費
直以明經顯盛唐治則汴魏刺史蔣欽緒以進士顯宋祥符治
則叅知政事蔡齊以狀元及第顯國朝初則吏部侍郎侯庸十
輩相繼以甲科顯而侯爲給事中抗章劾學士劉三吾爲太

祖高皇帝所嘉納布政使戴新爲庶吉士侍仁廟講讀數蒙眷
召呼爲長戴而不名呂讓爲行人使安南書諭國王陳日焜獻
地數百里臆見揅述固不足爲知言者道然學舍鞠爲茂草則
博士倚席而石室禮殿聿興則絃歌之化比於鄒魯鼓舞感動
之機豈亦存乎其人與時耶惟巡察李公奉揚明命以照臨茲
土昭憲肅度百僚師式我諸生觀而興者三年矣乃郡侯又以
貞教作人之政匡直而勞來之其彰彰著者月以朔望日詣講
堂爲講明經史疑義歲時較閱拔取詞翰卓異者厚禮之而優
其賞饌廩常給外別與公羨資筆楮薪燭之費其諸疾苦無依
倚者力不贍者喪弗克舉者皆捐俸爲之助一時士類罔弗覲

德嚮風奮激而思振焉繼自今成人有造將無有循鄒魯之轍
頓修爲之力闡性命之微懋聖王之業挹芳摯且邁跡夔龍以
爲今日興學育才之光者乎夫菁莪棫樸王化徵焉魯侯在泮
詩人頌之凡以崇德昭烈敷文而飾治之故也廷槐不敏不能
修詞揚休被諸絃管以自附於頌人之末而載筆之托則不敢
辭是用不揣謏陋僭述經理始終之畧而繫之銘俾州之人士
世世誦之無忘焉

遊勞山記

陳沂

勞山一曰勞山有大勞小勞齊記謂泰山高不如東海勞秦始
皇登勞盛山卽此以勞於陟也今在卽墨之東南曰十里東西

南直距海上山形延亘若城雉峯起如堞縱橫高卑迥異以勞
相系凡五百餘里其奇峯怪石不能以狀崩崖幽谷深巖絕壑
峻嶺曲崦不盡以名棲禪鍊真靈異之跡不可以徧土人以峯
名崗山多崗名嘉靖癸巳九月二十有二日余按縣至自膠聞
藍侍御玉甫悉山之勝云不易到不能自過期楊允中達甫不
至越二日與玉甫出東郭三十里出三標山出海上蒿莽中十
里累數邱一高起曰鶴山至則攀陟亦峻石谿衍磊砢憑籍爲
磴松多偃枝古幹亦石而上一道宮曰通真庵後有洞洞旁石
室道人邱長春大書鶴山洞鑿於上余亦勒同遊紀其歲月鶴
山鰲之東麓也西南諸峯插天橫亘數重望之若劍戟羽鏃森

列而恍然若雲竝海濱東南行二十里皆巉巖一峯深秀多長
松怪石由叢石歷塊轉折成路至獅子巖下有臺字乃宋太平
宮也巖側有二石結架如戶出其上時夕陽在峯頂海濤撞激
直至峯下是夜宿道人居夜半月色潮聲不能寐起坐臺際雞
鳴與玉甫登巖見日自海隅湧出雲霞異色海氣滄溟日光浮
金萬里世之大觀也是日巖下題石門曰寅賓巖大書一詩從
官之南渡飛仙橋尋白龍老君華陽諸洞降巘舍輿乘以堯從
者從步緣海灘亂石間行轉入山麓遵海而東歷番眼嶺下臨
不測屢策杖惴惴由惡水河亂石灘皆海濤中行山廻從蛟龍
嘴歇肚石黑松林皆山腹處極險非人迹所到有下清宮宮在

下不能至從黃水灘西北入山中凡三十里始有人居就樹
下飯由山徑歷黃山崗黑山崗觀音崦皆蠱起數十百仞極奇
秀又三十里入羣岫間有北峯峻極山半隱隱臺殿至則巉削
攀絕僧垂木階下乃援而升上有石洞額大書明霞洞大安辛
未題余勒詩一章其中空洞上如厦環石如堵前後戶牖洞左
有佛字僧廬右石門從磴數百級上絕壁數仞視滄海與天浮
動島嶼皆空壁下有草庵老僧定處是夜宿洞中明日晨飯畢
下山經石瓢清涼甸聚寶峯三里小峯下有道院亦宋所建上
清宮宮旁石澗跨朝真迎仙二橋橋側巨石鏡詩十亦邱長春
者字畫端整余書如夢令詞於石由寶珠山入水河十五里登

天門山極峻險峯多奇狀如仙釋擁出山口復有二峯若石壘
就高數十仞兩楹相峙上逼雲際下瞰滄海有邱長春大書南
天門三字大抵海上之山人跡罕至道釋之外鮮有登陟邱蓋
宋南渡後避世於此者從天門南下歷數十峯初視若蟻壤且
道行數十里不絕每峯皆峻大而仰莫及者降至麓瀕海土曰
龍基一道院曰聚仙宮碑勒元學士張起巖記飯於宮復西北
入山循滄牛澗磚塔嶺僧帽石大風口三里河小風口瘦龍嶺
清涼寺仙跡橋金剛崗二十里至巨峯最高而奇周山之峯異
狀百出徘徊不能去巨峯下數十百仞壁立梯窮徑絕有兩石
若劈處見一竅上聞犬聲一僧垂木梯下請升遂援之而上

壁中行轉至一茅庵甚明潔左有佛宇嵌崖隙甚幽西北羣
巖出其後東南海色相映庵前牡丹諸奇花偃松異木其建築
未石所植花卉皆僧負戴梯而至之但苦行無智慧心余留二
榻於石壁間乃悟供具麥飯野蔬謂不圖得遇善知識是夜余
宿庵中僧立牖下竟夜明日題其夾石處曰面壁洞紀同玉甫
來遊事及侍從之名澗上壁大篆靈鷲庵三字從故道十五里
出海濱循山麓西南行皆平地侍從者始騎四十里至華樓山
下玉甫有聖即其祖贈侍郎公之墓側從聖後緣澗仄經而陟
數里至巔松千株皆偃蓋從石隙間深入有萬壽宮老君殿少
憩尋翠屏巖余梯而大書之時已晚宿道人庵明日晨起與玉

甫尋古遺迹周山之石摩勒殆遍多金元人者從王喬崗至凌
烟囪下題同遊歲月隙見海色遠映道人吹笙笛於高架崗上
飄然有物外之想遂循金液泉夕陽瀾石門山至清風嶺小飲
題名於嶺之石間又步至華表峯下曰聚仙臺其峯壘石數十
似峻拔且奇秀少焉與玉甫別至是山遊凡五日行三百餘里
玉甫所計行蹤止宿不失尺寸其弟困困於窮絕處設乾餼醕
茗楮筆丹墨具在從行兵吏雖跛足不前而興亦不淺山樵海
漁之入爭著書以誌之
二十一日自法
下華樓山復乘輿四十
海中諸島東有

管車門滄洲南有鮑魚老公車屋太古小古浮島皆登
覽者

西岩記

孫夢豸

去縣西二里許名曰新郭村近古城遺址今以名村因其舊也
村之西有山近視之若夷遠望則豐隆聳秀青草蒙茸如翠屏
狀其極頂前後又有小峯突起中區平坦畝餘舊有泰山等祠
聞之故老云厥初創建幾見神異今雖漫無可考然歲時伏臘
邑中人士瞻拜祠下者動以數百計往來繹絡若或使之亦可
以稽此山之靈也余自總角時每一過輒盤桓不忍去及宦遊
於外雖日在懷抱然鞅掌王事未遑也癸亥春以公便抵家取

閉登覽舊興復萌因鳩工飭財結廬山麓名曰西山草廬廬之
上構一亭亭名心遠乃太守武川杜公所扁取義於淵明心遠
地偏也亭之上壘土爲臺仍虛其中以磚砌爲小洞洞名尋樂
窩洞上復構以軒軒名玩月蓋以臺高軒敞月明時來景更佳
也又於前後栽樹千餘經營數年室廬漸多林木漸茂西岩之
上煥然改觀矣余今告請東歸投老於此日與鄉隣故舊籍草
鬲樽促膝共談山色空蒙禽聲上下不謂人世也酒醉興逸則
拍手登步道上絕巔俯視塵寰以舒一嘯遠眺博陸大澤巖若
或扶藜登且東山龍盤大埠虎踞其朝拱而環抱者又不知其
幾遠矣

散亂雲樹參差灘濱湧石咸歸一覽其
奇觀也哉攜手南下載覽載行過漢高士逢公祠清風高節里
之人猶能言之迤北而東則爲忠宣公墓石獸森列松檜葱鬱
而其子孫之環處於其側者尙濟濟焉因感此二公者一則名
在宇宙一則功在社稷將與西山並峙千古不朽地靈人傑豈
不信夫率此直北又予別業卽素所以明農處也仍命童子採
擇野菜砍取新柴和根以煮帶葉而燒蔬成進酒覺有餘味擊
杯縱飲不知日將暮矣少焉月出東方清光皎皎衆皆仰視懼
然稱奇酒復數行余興未已乃對山而歌曰西山崇兮可遊觀
以適吾情兮山有洞兮可靜坐以養吾性兮洞之前有廬兮可
談道而讀書兮廬之外有田兮可躬耕以養廉兮余幸歸此山

兮風月其無邊兮愧宦路之委曲兮苦何求而不足兮客皆點
首稱羨相揖而去余亦秉燭而歸萬慮澄然不知歷時之爲久
也晨興復至西山草堂援筆記之

逢萌祠記

鄒善

予讀逢子慶傳未嘗不歎齊之多士何也淳于髡辯士也陳仲
子廉士也管仲連天下士也若子慶豈不稱高士哉觀其擲楮
之歎掛冠之蹤首盞之哭與所遊者或隱於俠或隱於僧其意
氣亦深遠矣當新莽時悲三綱絕而逃隱宜矣乃光武中興竟
亦托耄齒不就徵何歟試謂其恥諫議之授慮大行之難然耶
否耶子慶故爲昌邑人年友孫應兆氏訪其子孫不得乃建祠

西山麓肖像祀之屬予記予謂宜爲書院以養志名蓋取諸
本傳云方子慶之恥爲人役走大學學春秋及莽敗漢興乃復
自遼左歸此其志亦非欲長守邱壑而不以濟時爲心者史稱
萌養志修道人化其德似有以窺其微矣至於齒之果耄與否
意之果有所托與否亦不足深辯獨謂天壤間自有一種高標
足以廉貪立懦有補於世教者若大暑鬱蒸而清風倏來喝者
始有欲蘇之漸何則人之處世其跡固混混爾使咸如鷄鶩營
營終日而竟不知所以營營者何事亦虛浪等死耳至於雲鶴
則五步一啄十步一飲翛然無求於世而神固常存彼其志誠
自遂也漢迄今千餘年其富貴湮滅者何限而子慶獨流光耿

耿則世之營營不自知抑又何哉史不言其志并所以養者其
欲人深思而自得耳萊之西境有孤山舊祀夷齊豈避地北海
之所茲其聞風而興起者歟夫子於夷齊咸以逸民目之若子
慶所謂逸民者非耶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論人取
節處已貴極乎將與應兆氏勉乎其極而建祠撰記以高子慶
之風其欲緣此勵世而冀養厥志亦未爲不可

修平度州學記

劉應節

薛侯以名進士來守平度之明年爲萬曆己卯重修郡學功成
先是侯下車謁孔子廟周視之歎曰學宮茂草矣何以爲諸生

息從瞻嚮甚非朝廷崇道作人至意迺謀諸僚佐

君祖君更新之檄請之當道僉報曰可侯埒廩斥羨鳩工聚財
纖毫無擾於民經始於己卯七月訖功於是年十月凡四閱月
而告成爲先師殿五楹翼殿有廡側堂有齋從以名宦鄉賢文
昌文忠諸祠爲戟門爲泮池建騰蛟起鳳仰聖育賢諸坊後爲
學舍爲廨宇爲射圃爲敬一亭一切庖厨廩庫階房門闔與夫
圖書冊籍祭祀燕饗之器靡不煥然改飾充然畢備侯乃率二
三子升堂問業矜珮頤若歲時薦享駿奔有儀賁鼓大鏞於倫
有奕如遊三代之澤宮祠瞽宗而聽雅樂也何其盛哉時郡博
張君漢節等遣弟子員張朝道輩問記於余竊維平度爲古齊
地建在海岱之間泱泱乎大國之風固太公之所表而季札之

所誦也或謂其急功喜詐風化寢衰論古先王視魯諸生猶避
席焉豈信然歟夫膠東文獻代不乏人諸士危冠方袂于于然
挾冊而誦鼓絃而歌蓋東西魯也史又稱其闕達而好義多文
而足智夫好義則禮讓可興足智則巧詐易作是得魯之遺猶
未免襲齊之陋也魯爲秉禮之國而泮宮之作不無待於僖公
况今日之齊耶昔成周造士本之以智仁聖義中和之德翼之
以孝友嫺睦任恤之行廣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講肄有業
辯說有數舞蹈有節視聽有物教習有時辨視有等憲老以不
之法撻辱以示之威寬之歲月以觀其成益其待士也如處女
其防之也如郊閨之譏非常夫然後道德可一風俗可同日蒸

蒸焉登綦隆之化此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卽其所以治魯也
不可以治齊與侯爲政務以德化民養其長老訓其子弟日進
諸生而程督之彬彬文學之士盈錄牒矣然則變齊之陋歸先
王之道俾東海遺音復見泱泱大國之風其在今日乎猗歟我
侯建學之功方之魯僖誠無足讓予不佞無能頌明德而示不
朽其有愧於思樂之詩人也哉

修萊州府公署記

胡來貢

萊以瀕海朝鮮赤白羽狎至因大治其墉墉成終始以吉安龍
公拮据也屹然大東一巨鎮真是號東秦矣夫錦衣裳必不敝
絮崇墉而郡治之不葺坐眎圯墜無論非公御堂皇之心卽非

公所以成城之心矣強弩之末豈其真之餘勇焉此不過博一時簡靜名令缺者因仍而敗者亟潰以解字爲傳舍前以遺後後復仍前瓜期踐代之間便屬身外長物矣又何以治國如治家爲也公於是檄主者詔陶暨梓陶之薪木之材巧之灰石工之備一出公緩或分俸餘堂皇之後益以敞軒則僚若屬之所以請君問者公事則公言之耳下至輿臺隸胥咸得其所門屬之門廡屬之廡其个相偶其序相翼備矣而儀門與復拓其賓館一大創之丹繚元坊庖湍之必飾也公可以乞言大夫士可以至優之室而貢其區區矣夫蒞民者以爲俾各有藝極務蓄其力矣夫使其力有可用而上又非侈焉用之又非累焉繫用

之持一事事整頓無卽於隕墜之心則民豈自愛焉民若曰廡之間公猶不肯仍瑕襲敝必先自立其藝極之地今斷斷以觀况復布和修政豈其猶留蠹我者以養奸恡惠也辟之治井垣蕪庾之列安頓得法則必無饑寒痛痒迫焉而不動念者矣汲黯平淮南之政臥閣而治斯與然之署足爲公臥具乎哉公行有宣室之名矣龍公名文明號斗冲巳丑進士銘曰維萊之署東海之隅據郡之中七邑之樞其宮塗附胡爲大都肇自龍公亟徵所須以補其缺匪事乎鏤以徵之備無或踟躕綢繆拮据與然名區唯公之政政與民俱唯老弱是扶唯蛇鼠是驅靡赤旣烏唯公之逋民唯鞭蒲而徧炊以雕胡大創之解臥閣

而于是爲關痛痒之宰一何似淮陽之大夫

修萊城記

趙耀

夫萊州有城舊矣其先蓋委土爲之洪武辛亥有指揮使茹貴者奉命守萊始闢北門被土以甃儼然稱名城云二百餘年星霜變易城垣日就圯毀有司者倚藉承平昧其治爲傳舍孰有爲民生計久遠奮起言修者萬歷壬辰倭奴闖入朝鮮勢焰張甚說者謂乘風振楫瞬息可抵登萊而人心洶洶始懼斯城之不足守矣當是時金壇于公備兵吾萊方與登畫地爲守一切深念乃謀諸郡守南城王公邑侯分陝衛君上其議兩臺夾意之顧經營數閱月甫舉一隅輒相繼遷去而于公尤低

暗不能置焉居無何廣陵盛公由平陽治晁擢海石治兵憲使來代于公甫下車周歷城垣則慨然歎曰斯非于公之所爲眷眷者哉是在我矣第所與我同心共底厥成者非良二千石不可也乃謀諸郡守信都石公及邑侯分陝崔君征繕方殷而石公又以憂去盛公悵然者久之廟堂知東方多故也環眎郎署抱經濟才無如此部吉州龍公者遂推擇出守吾萊至則與盛公抵掌而談首及城役意大合焉而二三郡僚如鷄澤王君輩咸弼成之間錢穀則量徵於州邑曰是吾所共安危者也問力役則取卒於踐更曰是吾所藉城守者也問工匠則更番於屬籍均給稍食曰是吾所休之平時而庸之一日者也已又各捐

歲俸爲衆庶倡而郡縉紳士氓靡不捐貲以佐者於是伐石於山陶甃於原積芻購材人馳車轉雖分理屬之庶僚而龍公復以盛公意時時督責綜覈其間如家事然故所費僅三萬餘金自戊戌暨庚子不三越禩而百雉雄城已屹然告成矣卽于公詎卜其有今日哉城舊制圍一千四百七十六丈九尺崇三丈五尺闊二丈其廣於巔今殺其基奠之以石礧甃直上顛削成焉有門四南曰景陽北曰定海東曰澄清西曰武定各建以大樓棟宇巍峩登之千里一瞬也四隅有小樓亦重簷峻起若飛唯眎大樓制差儉耳門隅之間每若干武爲一舖舖合二十有西北城有元帝廟仍舊南城東西二隅新貌文昌武安於上蓋

取揆文奮武之義云城匝池闕三丈其水交流映帶左右工既訖龍公曰壯哉城也非盛公孰主宰是則相與裴圃四望蹶然喜曰嘻是非所爲金城湯池天府之國者耶萊之人世世萬子孫利賴之矣乃介邑侯劉君屬不佞爲之記當斯城之初議也不佞竊與有聞焉而衆論紛紛鮮有不難其事者蓋功大則費不貲而措置之難勞久則力易罷而底績之難人衆則意各殊而相安無怨之難今茲之役豈曰修之觀其墉堞池隍樓櫓亭障劃然一新實創建之矣乃所費若而緒所歷若而時不擾閭左不煩縣官一錢而一旦就緒衆無間言語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其諸公之謂哉謹記之以告來世

俾知斯城之不易也而慎所以守之者盛公諱稔號成西丙戌進士龍公諱文明號斗冲己丑進士劉君諱蔚號耳陽戊戌進士俱見在事其諸公名氏暨諸勤事文武吏別有記不具書

修萊城記

周如砥

萊州舊城築於洪武辛亥迄今蓋二百有餘禩云萬歷壬辰海寇寇高麗久之氛益惡並海戒嚴改築之議用典事在丙申丁酉開始其事者兵憲金壇于公郡大夫南城王公也己酉二公輒相繼去繼王公而守者曰冀州石公亦不數月憂去工幾中輟戊戌天子念萊股肱郡特勅儀真盛公備兵其地而已亥命推擇諸郎曹之有經濟才者出守萊得末新龍公龍公之至爲

其歲十月二月時東事業已告捷凱旋矣衆見以爲役畢得志稍稍懈而薦沴乘之戍人枵腹修營之需一無所恃故于時議已者半初倭之遁也或以爲我實賄之去且復來來必不于故道萊牟之間己寧日矣舊已夷而新弗營何異延寇于是議築者亦半龍公曰是皆不然吾聞清風至而城郭不修入其國者有以觀政吾飭吾政耳寧小醜來不來之間且非常之原也已倪弗因再始滋難弗智澤門之謳我則辟之而以其勞怨遺後之人弗仁利九弗圖害一是怵弗斷夫歲則信禩吾將以此修掾焉旅戍萊而食萊食等耳與坐而食毋寧以役其築也遂以其言請諸盛公盛公曰吾意也力主其議以聽公自爲經營

公於是首列地方水旱狀以聞獲減郡租十二而緩征平糶發
廩勸分諸政一切瀝心血從事民喁然以蘇于是則又取諸浮
淫之蠹冗羨之耗悉以二簋法裁之其他積逋之迫蠲稅之苛
采權之噬雖復移檄稱旨日相旁午而不難以其意為調停身
為翼蔽于以免元元于魚肉民是以翕然而歸命也于是則又
下清滯之令而吏治簡嚴委署之禁而儒職重優固窮之卹而
士節恬開自新之路而民頑化蓋下車不踰月而政與俗交安
於不擾官有暇日上下內外罔弗孚也夫然後命執事者括墉
四面槩揆橫巨而以其未築當其已築得其為十倍者二及
以已築之費籌未築之儲二十而計之未有一公曰是易耳

以白盛公盛公曰是易耳二公者因各以一歲俸金為捐郡貳
以下無弗捐者已而士夫割貲屬邑效義輸者踴躍獻者絡繹
而公度所人已及三萬七千金有奇蓋于前所慮二十倍之額
僅僅半焉遽止之曰已矣是已足矣爰謂其官曰此莫非官祿
民膏也爾其司出納有覈無漏謂其官曰木石甃堊之事爾為
政無草惡無苦窳謂其官曰爾其畫地以專作者省試跡成毋
瑕而不堅以為舊貫羞謂其官曰爾其司轉運南山之石河濱
之陶常使待用而毋使用者待之乃有攸濟既又申之曰各敬
爾事夙夜罔或不懋以臻厥成時唯爾功不者亦唯是爾執其
咎蓋經始於二十七年二月初一日落成於二十八年十一月

二十日城計圍一千四百七十六丈九尺高三丈五尺闊二丈
而是時所修實圍一千四百一十五丈六尺趾以貞珉如山之
有麓礧甃直上聳擢而壁立如削其中堅而外錚錚又如出金
鐵之鎔鑄金城也哉城之上爲大樓四于門小樓四于隅門隅
之間每若干步爲一舖舖合二十有四城之下周池成淵其廣
七丈池之外繚以郭垣柵之其圍如其城之數其重門皆被以
鐵門內外又別有周廬以資巡警城大小各四樓之外又別有
戍樓八以防不虞闡石渠答莫不畢具而貌元武於定海如故
事剖景賜一面東西二樓祀文昌武安之神制乃大備然是時
金羨者尙以千百計公因偕二三僚友命駕而登周覽補

北顧神京肅然如有所對越者曰戶牖之綢皇圖之鞏封疆本
臣乃今幸免於戾矣乃西眺浮柔之故墟東望島夷之京觀日
姦宄蠻夸尙猶有生心者乎將如此湯湯者何旣乃南睇膠水
又南睇卽墨悵然者久之曰二城其猶足志古道哉毅梁氏曰
其民足以滿城而八萬來歸匪城則廣子輿氏曰築斯城也與
民守之而三年不拔匪城則完然則古今所重蓋可想矣凡我
僚寮尙無恃垣墉而忽閭閻之下君子曰甚矣龍大夫之善言
保障也方其城城弗城之巫城旣城矣弗城之恃蓋觀察盛公
之所以屏翰一方其道亦若此也率是道也萊民其有藉乎余
是以并記其言以詔來者而嚮者于公王公石公在民之政亦

因可考焉

東萊小學記

孫善繼

皇帝御極三十載道化翔洽天下惟時天下郡縣皆有學而山以東則吾萊爲最盛萊侯龍公方以精敏之猷布慈惠之教而會大宗伯奉明詔且申嚴學宮約禁一切遴師材核士行正文體焚奇書絕詭進諸如此類所以磨勵興起甚至公旣奉行惟謹然猶謂不足廣稱德意也則重念古有小學小學者蓋與大學並建以升賢造士預教成材今闕其儀而不舉又令甲在社學羣民間窶兒不能師者往使稟蒙亦以助鄉學所不及而今民無聞矣蒙養忽疎則聖功闕職此之繇惕然于衷用是乃可

精心計日營鳩工度地特創而偕作焉芘資以良程用以省期以吉飭屬以虔蓋是役也公議不煩于衆則口授也務不稽于時則身率也費不勤于官則私苴也勞不病于民則惠使也旣落成凡爲小學者一爲社學者二爲屋凡六十餘間門堂廡室翼然丹青堊漆煥然庭邃然軒廓然屏屹然廣垣四周巍巍然若師若弟子抱噐而揖讓絃歌其中者幾伯人彬彬濟濟然師有餼弟子有課無藉者有禁餼以日課以月餼田凡九百餘畝附諸學綱紀旣畢風尚大行凡我萊人莫不共欣公能重學以致治也春二月事竣夏四月公乃以書來屬余爲記余何足爲公記哉余惟萊故瘁甚矣微但學校已也自公下車二載有

奇無論地與籍闕賦修舉筦鑰之常卽如堅墉一事更三四大
夫所弗克就緒者而公不惜瀝心血爲之荒而勸賑災而設瘞
暇而課農整屯又暇而獎廉崇孝杜冗耗之漸清浮淫之蠹新
海廟以忠祀繕舟師以遏寇凡此所拮据夙夜何可更僕數持
平而猛是鋤惠義而奸是剔旣以赤子萊人乳哺之矣而茲又
特制是學幸哉吾萊有此強教悅安仁施義濟豈弟父母君子
之術也余又奚言無已請效規頌之誼以諗于多士今天學校
之用大矣其効每不見于盛世而常見于衰世然使衰世必不
能貴學卽能亦不暇而其能且暇者必盛世故是學也其興廢
以知盛衰天下同事異用務實者以是致太平務名者亦以

是歸太平苟爲樂觀庸詎弗欲弟難與易分焉謀易則興難則
廢資易則興難則廢人易則興難則廢故是學也其難易可以
知興廢然是實心爲民其實心爲國耳賢者斷行不肖者格夫
斷則何謀不可排何資不可借何人不可簡而格則否故是學
也其賢不肖可以知難易以興廢知盛衰王道也以難易知興
廢邦猷也以賢不肖知難易官論也然則公構是學始行一物
而得三善哉雖然有五戒焉奚可弗察也夫小學者是惟蚤服
重積所也服安蚤積安重徑不復夷穢不復芬童稚而壞厥顛
耄不救故在慎始詩書禮樂非爲容也經術道德非爲僞也言
華道隱象莊行邪枝繁本剝則豈徒郡大夫之憂抑亦二三小

子之羞故在正習玩者棄日渴者棄月惰者棄時遊者棄歲是
學棄也學棄則所以學棄故在敏蒙夫是小學耳非遽有進退
得失關其胸成敗利鈍入其慮也然而羣修俟舉有獲有否以
生厥健羨心乃不一故在崇恬然非盡弟子事也夫以躬樹標
者誰耶我實弗躬苟且以饜餽廩假官僭師勸于何有故在篤
訓是皆戒道也戒者豫也豫小學之所急也豫以戒則愈善善
以爲公頌戒以爲師若弟子規規頌兼收上下交賴推而廣之
然則是學也豈惟萊人實受其幸將天下郡縣之所觀而皇帝
之福是爲記公諱文明字君見號斗冲吉州人已丑進士

小學田記

趙煥

東萊故無小學有之自郡大夫吉州龍公始田自有小學始蓋
萊嘗有學田矣然僅二百畝有奇費浮於入不足以贍士而續
用也龍公甫下車卽興學課士頒布科條日孳孳靡倦已而念
萊士卽勃然有興乃民間子亦吾子弟也放逸而無教謂師帥
何會繕城賑荒營屯戎艦諸大役方拮据未遑而河役旋起久
之河報罷諸大役次第告竣于是剏置小學遴諸邑學子之器
資清穎者擇師訓之已又念寡人子力不能學則廣置鄉社學
凡童稚之可就外傳學書計誦詩舞勺者悉羅而授之塾師已
又念博士弟子固自知學然不特勸不迅發又修復東萊書院
以居士之高等者身校而嚴督之梓名家藝爲指南經營既定

乃出俸餘洎公羨市民田若干畝歲率入租若干石小學師社
師月有廩小學社學弟子書院士日有餼而諸博士弟子舊田
所不能周者亦取足於中不此贏而彼詘恢恢乎作人養士之
制於是大備矣掖令劉君蔚樂觀其成踵不佞問記用以昭來
禳垂永久也不佞竊嘗觀三代人才莫盛於成周之際蓋培植
於文武而振作於周公微獨辟雍里選法制之善其代耕養廉
所爲養士之道豫也故孟子曰周曰庠庠者養也周惟能養故
多士濟濟爲國之植周家所以收得人之効而綿有道之長者
豈偶然哉我國家建學取士采酌成周勅憲臣專董之而以時
考闈材可需用者授以廩養之之法非不釐然具也惟是原

於額有司者卽厚士不得溢於額之外士卽多材備亦不得闌
於額之內矧民間子乎夫天地之生材也不擇巨細燠之以日
噓之以風潤之以雨露然後物得其長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
桷無一而不適於用人之儲材亦猶是矣龍公嘉惠萊士爲小
學爲社學爲書院爲田居殊其地教異其方人差其等事秩其
序至於饗殮庖廚之用徵輸出納之宜罔不區畫周至開廸煦
噢舉成人小子而譽髦之譬則大造生物巨細不遺諸士子感
奮興起才賢輩出卽異日所就不齊均可以隨分効忠又安宗
社則自今日之養基之也萊俗故醇樸邇緣權市採山諸姦究
日蠹於中俗浸以敝草澤隱伏竊虞有戎心焉公以絃誦之化

倡率一方豈直萊士駸駸向風雅意漸摩且足維風善俗消阻
釁萌治安之術實利賴之矣讀循吏傳所稱文翁化導人才移
易風俗外無他奇異以今觀之殆公治萊一端耳公頃奏最矣
天子嘉乃績倣漢世召補公卿故事行有顯陟舉萊之已試者
措之天下使成周太和見今宇宙間可也喜而爲之記田制之
詳載碑陰不具論

萊州府續置學田記

趙煥

太守劉公捐俸金置田隸學宮以贍多士鄉大夫中丞胡公已
爲之記矣久之倖復靡則又爲增置若干畝掖令高君觀瀾諭
博士張子善韓子謙曰孔子言夏禮慨文不足徵孟子譚周

室班祿之制病於去籍前人美意良法不幾時而浸浸澆沒者
非出籍去而文亡所致乎廼屬弟子員孫生一脈輩謁余續記
其事俾太守嘉惠學校之意垂諸永久甚盛舉也余惟今之議
吏治者率謂有司急繇賦勤簿書其於學校教化置若弁髦然
而禮賢愛士校藝談經緣文章以飾吏事者往往有之獨於養
士之道缺焉不講耳故以簿書程吏率十得八以文教程吏率
十得二以養士之道程吏率累百而不能得一何也養必藉田
田非可以文致令毆也有司者方苦簿書繇賦之難辦筐篚供
具之不克安取所謂贏羨也者而爲士置田乎吾郡邑之有學
餘二百年矣故無田而劉公創之可以徵才俸入羨而不以自

私可以徵廉樹軌課嵇興起斯文而不忘其養可以徵惠學田
卽一事乎而劉公治狀已足槩見其他輕繇節費賑贖稷理
帶件幽恤孤掩骼種種在人口碑者又不具論也於戲教與養
兩相須者也上之養士與士之自養兩相成者也士居四民之
一而不得與四民自食其力故有俯仰無資婚喪不舉者扣閭
而丐於有司則節詘抗節而伸夫士氣則禮廢廢禮詘節皆歸
於教而原於養砥節礪行禮讓相先異日對公車綰組綬當瑰
偉自見卽不然而躋美鬢序彬彬一時亦足以成雅化而移頽
風如其藉升斗以自潤而已矣甚或恣睢攘臂於其間則豈劉
公所以剝置增置之意而亦豈諸士所爲報稱劉公之心余故

因其請記而申言之欲諸士因養以成教不但使將來者有
也劉公氏號邑里具胡中丞記中

東萊遺愛祠記

董基

乘地沈斥磽陁種藝不饒群萌助闡官其地者非宣朗慈惠不
能叅隱軫患自秦郡縣以還惟楊伯起以守著却金一事焜燿
千古他諸狀雖靡從考鏡大都可知也國朝二百年來吏治彬
彬質有其文廣宗崔公遠然稱首遂與伯起並祀繼楊崔而起
郡守則李公婺楊公志學監司則憲副

僉憲王公文

翰大叅劉公有誠斯五君子者上下百年間不可謂接軫也才
難哉初楊崔祀郡治內嘉靖丁酉增祀李公移今小學址稱三

賢祠毛文簡太保記之戊申增祀吳公任給諫萬里記之甲寅
增祀楊公王比部肇林記之後復移祀楊崔郡治小學址惟祀
李吳楊三公久之增王公再增劉公是稱五賢祠皆衆論所歸
云歲壬寅郡守吉州龍公視事三年百墜俱修念五賢祠門右
出又念萊子弟多貧廢學因移五賢祠直指署東改故祠地爲
小學於是五賢祠始南向殿宇廊廡視昔有加奕然改觀矣爰
屬不肖紀其事時萊士民謂公已三年考旦夕且遷去萊人當
有特祠祀公宜先貌公附五公右俟焉乃公不欲目見之譙呵
甚厲余則有槩於五賢又有槩於公之繼五賢人情固未可重
抑矣李公當宏治間治萊去今幾百年志紀其捕盜勾成等事

教士撫流徙罷駟牧折節

八年之澤尙在人心也楊公則

平樂易雖不爲赫然可

然庶幾循良矣監司持大體不親民

事舊志無紀焉乃吳公

任給諫所稱何備乎給諫謂新河之

罷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無論已王劉兩公在事余既爲諸生

與計偕目覩其行事苟

利於民而已當世廟大行余從諸生

中見王公哭臨甚哀生

急君可知斯其所以致力於民也劉

公在萊墨吏解綬恐後

刺史部閭里豪無敢爲政者乃窮簷

薶屋蠹蠹小民不知有

司矣龍公蒞萊以來聽於眇視於新

思於濬動於昌如刀莫

如刃遊間何邑穀嗛不贍於賑何族

子弟不率於教何吏曹

天何人曹夫不粥粥於法發縱而勅寇

嬰鉞周歷而河工息肩。曲鮮曠伍莠命無亂。教採權不為虐。墉隍海廟學宮吏廨諸大。以所費臧錙無算未嘗請縣官一錢。易農之餘帑藏之羨肺石。一緩毫不屑捲握也。余每謂二百年所缺畧若待公而備此何。五賢無能愈之即楊崔兩公當亦有意公為其後矣。故公之聲無翼而飛萊人之情無根而固其貌公也。又安能終已乎。且任之重莫如郡塗之畏莫如口期而遠莫如年公以重任行畏塗。以三年稱久矣。其弊弊然叅隱軫患而計安萊人一日也。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其貌公也。固宜不能終已矣。龍公謹。文明己丑進士。

重建東萊呂先生書院記

趙秉忠

東萊先生倡道於茲其世。於萊。

鄉之賢哲乎。光河後海君子重。所自始則。

也。景泰甲戌間立先生祠至正。德甲戌種。以其學而。

院易祠以書院將後之髦士肄。業其中頌先生詩讀先生書。

先生禮器如見先生者則其。起尤易爾嗣是書院議革而。

僅存萬歷己亥龍公斗冲以。進士來守是邦甫視事謁先生祠。

瞻拜先生肖貌於荒烟白草。之間低徊久之不能去即欲更。

書院乃奪於海防禦倭築城。隍繕樓櫓練水營兵為豫戰守固。

藩籬之計且歲歉而民勞未。也越二年海波清晏自廢俱。

于是聯師儒勤考校。又以式多士建小學一社學二而。

先生之書院相繼而落成坊
而入爲戟門爲照墻爲棹
三楹耳房二楹前後書舍
稱是闢以馳道繚以高垣
爲新而實宏隘壯樸先生
始成之旋廢之又復成之
所可知者人耳當正德繼
遐邇穆宗莊皇帝纘承光大
時縉紳士大夫宗良知王靜
按籍而覆數又進薛文清公
門一大書東萊呂先生書院肅道
中爲講堂五楹又進爲先生祠堂
列於堂之左右者共十六楹庖湏
坐丹漆絢爛環瑋是役也雖因舊
學斌斌振起矣說者謂先生書院
數存焉余謂數之理茫渺不可知
定爲世宗肅皇帝壽考作人文風
以惇篤而賢公卿實襄翼之一
敬之學闡濂洛關閩之旨者可
從得祀賢宗之列凡以培植先

生正學之一脈故鐘虞爲不移也嗣是江陵秉政罷天下書院
之在名都鉅邑者以千數先生書院化爲烏有而文獻幾無徵
矣惟我皇上天縱聰明英謨神識江陵絀而從祀孔廟者又復
得三人天下知上意所嚮丕揚文教而書院之廢者稍稍復新
萊郡東枕大海西連秦嶽北衛神京儼然擊柝重門稱左輔焉
任茲土者使無所闡繹紹明何以淑人心成教化則萊之書院
宜於列郡爲獨先一以風往一以興來一以尊令共之義俾海
濱化爲鄒魯佐國家煥乎有文之治茲公于萊之書院爲獨重
也嗚呼不有先覺孰開我人不有後賢孰彰先覺則先生書院
之成毀毀成果數耶抑人耶吾嘗譬先生之道如五星麗天芒

寒色正而不能必一日無陰霾又如江淮河漢天下共酌而不能必一處無壅塞然掃其陰霾而使之明決其壅塞而使之行則其補天之手行地之功非龍公疇其任之哉公諱文明字君見吉安之永新人古今稱節義文章首推大江以西而吉安爲之最公產是邦廉頑勵懦開務成物于先生若有合也故其嘉尙如此云

重修關西夫子祠記

龍文明

昌邑故有關西夫子祠歲久圯矣春初余行部過其地謁焉病其湫隘蕪陋不足以妥神而茲祀謀新之乃發贖銀若干屬其令李君買祠旁地畝餘長稱是闕半之諏於四月十九日鳩工

聚財撤舊易新迄二閱月而告成事首爲門三間次爲左右廊各三間中爲講堂三間後爲左右廊各五間最後祠廳五間貌其遺像設香案春秋時祀之又建坊於祠之左以瞻示往來過者式焉旣成李令請余記其歲月以貽後來余惟祠之義思也思其人不可見祠而祀之以寄思焉示不忍忘也公當漢末造其功名不甚究於用治郡卽清白吏而往事遺蹟故老鮮有傳者乃千餘年俎豆而尸祀之一祀於萊再祀於昌邑何其沒而愈彰久而愈不忘耶於乎茲實德自然之符而好德同然之驗乎夫養莫定於應卒守莫嚴於潛伏公之涵養操持其隱微莫考矣獨其卻金數語真確鎮定不假擬議安排而暮夜應對天

地鬼神實鑒聽之此其人豈以昭昭冥冥易慮而操養素定可
槩見矣夫德惟實則可久而信於人深公去萊且千歲餘祀之
郡祀之邑敝而復新遠而彌親茲非實德感人之明徵哉故今
入其祠瞻其遺貌油然肅然若見其生平聆其警咳則吾心之
神不可欺與公之神若爲感耳若公者處爲眞儒出爲名輔稱
之關西夫子不虛矣抑亦可以無議矣乃後世學者猶不滿焉
如曰天地無二知何求之過耶且天地之分久矣南北殊位冬
夏異祀使其制不三代將亦不免於雌黃之口矣以公大節俊
偉而猶焉置喙將誰使正之大學語慎獨而引十目十手之訓
又奚但分天地人我而四乎大抵析理宜精原心宜厚公之言

特以折其暮夜無知之語本自精確當乎名理無容議者而刻
意過求殊失本旨若猥云析理則獨知之地毫不容欺何待於
四獨知之內幾不容藏何止於四卽善議者且有遺議公自名
儒豈其見不及此而嘒嘒置辯曷能爲公損益哉余因記公祠
而表明斯義以戒世之過求無當者

勸優老亭記

龍文明

俗德之醇民尠播棄者根自人心乎實秉世教者有以樹之標
也不穀謬以剖符託於六七長吏之上四三年間凡有裨郡治
靡不焦勞畢力可幾無墜矣維是優老一節時用疊疊顧諸令
長遞遷遞代未襄畫一之軌不穀視之蓋闕如也會上覃清宮

恩詔民年八十以上許被冠服施於鄉曲不穀仰奉德意設誠
致行如明詔矣念海瀕樸茂往往不乏壽考比如趙封翁之未
卽世行年九十有七而視履仙仙故沛縣簿高述視趙猶過其
歷乃雍雍拜起如禮至今他可知矣不穀心誠重之故其檄諸
屬邑也必詢年望期頤月旦推重者始得預其選復命長吏爲
之勸駕抵郡不穀率諸僚吏合饗於倫堂殷勤設飲食相對問
里以爲榮已復檄所在邁行鄉飲酒禮衡其德壽崇庠優叙之
歲時各給鬻米若干斛折帛貲若干緞已卜隙地學宮之左庀
數楹亭焉顏之曰優老以示崇已複製木屏繪諸老人像其上
或頽然而長或偃偻而促眉龐髮皓衣冠杖甚都儼香山洛
川之遺蹤也豈其侈彌文茂實意斬世人耳觀哉不穀叨有師
帥責所爲勸厲風俗佐寓內孝子順孫以善養其老者意獨至
也懼久而或堙無由取稽聊紀其事壽諸珉有能因文敷實師
其蹟而光大之俾醇龐之德俗長在大明宇宙間是在後賢矣
是在後賢矣

遊大澤山記

龍文明

余守萊不三載而少會郡事旁午夙聞大澤之勝數褻足不得
往每行部過其下丈人偃偻道左相迎余亦從畫鹿中拱而曰
語終望其門庭未入也歲壬寅春仲大旱十日焦禾二麥茂無
毛十里龜折相屬禱於海廟雨小應已而蘊隆如故郡子有言

大澤山中有龍潭欄砌久傾圯不治父老曾傳說其靈應神以積日不試而衰耳余顧謂松柏之下必有茂草豈山靈迺爾而無天吳龍伯棲止其間也輒罷午篆亟歸却齋薰沐默禱於甲寅日質明亟馳筇輿往日停午入山禮拜梵宇肅止焉詰旦謁龍潭甫禱畢見東南雲忽族余喜神果靈應因遍訪山中名勝然慮阻雨急戒行輿前密雨霏微僅溼歸幘而余夙宵訟過虔戒日益加甚且數數遣官齋疏去雨凡三四應余猶歛望未霑足越已巳日澍雨千里土之坵名俱膏麥之立者悉垂穗矣余藉神休歲且災而不害豈龍王之積靈而中顯乎謀創建廟貌以酬神又懇名勝以久而潭如龍王之靈異而曾不組口且式

也遂并紀大澤諸勝於壁蓋大澤去府治七十餘里出城行數里卽皆深林秀薄白榆青槐壽藤脆柳亭亭列蓋陰森前後隱軫人俱行樹蔭花香中更深入林薄益叢山頰益竒四折而南道中多牛蹄水再南絕河而渡自此俱軟沙亂水莽蒼成望卽爾時大旱輿臺俱沒脛褰裳扶拉而過蓋羣山環而出泉遂滙爲大澤大澤以此名也南折而東入一谷口輒巖巒四合若析城疑無出徑行久之路有掛者支者隙者可出如此者無慮數十谷口已又再絕流而渡空谷杳無人聲比歷雲羅數層見樹杪有突烟繚繞剝啄雞聲出巖腹中知有聚族者然皆篳路藍縷搢山鑿巖高下承足而居生計僅果瓠藥甲耳山漸近

爲脚圍路阨絕不可容中車易肩輿而上昇夫皆喘吁相視自
此皆絕壁崩崖山石亦瑰異多不可名狀道旁有樓子石高可
七八仞虛其腹而上繚以簷簷盡復規方如屋而重簷結其巔
望之隆然爲樓臺此豈經六丁斧鑿耶余因題爲瓊樓石自此
行數步僧寮出迎指示其上已不可輿行復改肩輿余手扶
靈壽小使輦腋拉以行行小因時時息磴上望下方已若累黍
矣無何山巔有浮綠若細莎顧問山僧僧云此百尺長松也以
遙望故藉蕾耳蒼蒼者其正色耶又東行不盡危峻者數百步
有峪如門又稍進迫東若巷巷盡又經磴邏數百級而下齒輪
岷易始入大澤之腹矣大澤腹中四山犬牙相抱其西南爲金

剛峴西爲飛來峰東爲寶案峰西北爲摩雲頂直北爲瑞雲
大都四山合沓如埤埤之外有山爲郭郭之外有山爲郭郭之
外有山爲垆爲郊層巒疊障上下凹凸承接其石頰俱細潤奇
古爲眠羊爲駭豕爲脫兔爲起鵲爲蹲集爲禿翁曝背爲闍人
簪髻爲飛帆爲步障爲脫瓣蓮爲船爲屏爲雲爲白衣蒼狗眞
令人應接不暇畫家所爲藤皮鬼面皴宛如筆墨淋漓新寫生
繒之上此茲山石之奇也東入山口踈松行行列隧已訝三齊
多骨山又土宜檉柏而絕少松徂徠之松曩疑虛語此入齊魯
後僅創見耳比深入見松如水石爭穴生無隙壤巡麓足至巖
頂覆地插天與翠巖丹峯綴聚而掩映無之非松也或生於石

髮其根如老龍盤旋百尺其柯百年臃腫而曾不盈丈或長於
壑其頂穿巖松之趾而出而輻結爲一身或壓於臥石老榦橫
生而如梁或啣崩崖而倒托根於天而首踞於地或兩峯肩摩
處松之踵下懸千尺其頂糾纏呀呷合爲戟門或俯而爲喬或
仰而爲梓或細如筵或大如輪或卑而偃僂或高而壁立每客
過其下笙簧遞來無風自語遠近與澗聲相亂此茲山松之奇
也山之中方爲寺寺有廊有門有夾室越門三重爲大雄殿殿
中奉如來及阿羅漢像殿材鉅麗雄壯余方疑此深巖絕壑安
得金縷楹櫺比夫寧致自雁王王耶王僧稱此殿材不外假因
山治山祇伐石爲礎斬木爲梁焚枯爲甍此舟元此花身也殿

後石上有乳泉泉流不止然其源出山遠而間麗於土微有
氣余褰茗而未試出殿後西行松隧中數百步有蟾石石婆娑
如蟾蜍余怪其上四簷披翻各三丈許而石根僅如蓮蒂似可
搖轉坐其下者多髮豎竟不得其解蟾石右方爲東海吟壇昔
督兵使者沈公與里居胡趙二中丞翁大廷尉董公諸名家倡
和於此而勒名石上者也蟾石上下有獅子石香積石天耳石
天眼石天耳有耳輪附於左天眼有目睫貫於頂其獅子香積
類此皆以像得名從蟾石西行再迤邐而北爲天池天池在複
岩下旁竇滴水流入石盃中澄泓渺瀰山中可供一人用巡池
而上又北折而西則皆鳥道雲關漸不可托足最西攀蘿仰面

行數十武越一飛梁又行可食頃及一絕壁壁峻直不可登微見其旁有鑿竇痕疊疊余笑謂此卽余公輸雲梯也循級攀竇以足附手而上盡數十竇得平坡又西行度石梁入飛來峯頂飛來峯亦大澤山之最高處也而猶爲瑞雲之梁甫從此北望瑞雲尙萬仞不翅泮溟然第之顧瑞雲之勝此中已半收目境其秀石奇珉非烟非霞而似環抱飛來渠渠若近故是北壁間李昭道金碧幃子也峯上多伐石詢之知昔人欲作望海亭而未就惜不助愚公成此損邱峯之北爲大海海濤歷歷蕩襟袖上聞此地特有元鶴戾止知去三山弱水不遠矣峯旁有仙人竈仙人橋者以人不可度而名也橋下陰壑萬仞石齒皆如劍

戟俯視幾落膽余賈勇輒過其上然以亟欲謁北峯不畱足而返亦謀賈勇先登瑞雲僧謂北峯峭絕險於飛來者數倍卽老於此山者不能往微聞樵子謂此中有山如門如屋有池於山巔耳余因止改步而東北謀急入日照庵於是行盡嶮嶮處得平壤遙見有林木而庵宇蕭條蓋日照背負北山而藏於其麓故也庵之傍多嘉樹與喬松競姿庵後石池爲湧泉此洵稱石髓而未入支流者泉最甘余携具試茶其上度其地僅可置一鼎一牀畱數客耳坐久之澗滿水漫流履下遂出已復尋別道入寺闌寺之左腋而出至邀月臺臺石故平曠如百張席可以邀月遊客多畱刻其上余止宿之夜散步徘徊倏覩月姊若自

峯隙樹梢而臨因漫題爲月臨盤臺之東爲摩頂東北望日出
視日觀而近卽今余礪石而書曰觀日處然聞白虎谿望蓮臺
皆殊賞遂循松隧而南達於東巖之隧中此地古道平直可容
肩輿遂乘輿數松行猶夷而過隧盡乃西下幽谷中有松數株
皆合抱僧顧謂此乃宋元物五大夫之未有封爵者也又西行
歷亂流而度得白虎谿谿正視寺門或以遠公三笑名此未知
何指顧坐此谿上四峯皆如屏幃峯之歛者正嶽者秀且水泉
高下委蛇上澗果腹復流下注顧視谿北欹石上水不盈寸而
雪乳瀆薄決漉無際時分流環谿而過多濺衣袂可俯而承飲
其傍爲望臺此地望北山蓮峯如初放菡萏蒼絕無傾

側從它所觀則皆如墮如坼矣大華中蓮固亦應作如是觀大
慈氏所謂倒正二見非乎歷臺而上爲入山舊境是日朝晴暮
陰出山時雲容變谷萬松千巒出沒移徙未定疑非舊路然歷
劍門樓石則儼然故人也蓋余於大澤久踈而實暱余之困山
靈能蘇之山之靈余亦能表且記之先忤而後合余與此山有
焉若二勞不其皆余屬名勝經年耳而不及目忤而不卽合豈
二勞靈寶經吳王已先得不其中有康成書帶草俱屬有主遂
以先合者而成踈耶夫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實而增名以阜民
而增勝則余於大澤且端拜而議矣

遊大澤山記

范鍊金

崇王丙子春孟陬月中浣之望夢遊大澤山崎嶇欽峯廊廡闐
然深局旁一峩冠博帶者引啓殿扉金碧煌灼峯如青螺樹若
蒼虬僅登半峒覺來神魂飄灑何幸睡鄉入壺天也歷下浣整
散萊却使君遊東牟未旋逢夙契孫君莞爾前曰萊國之勝惟
大澤稱最此日天霽風和登眺正其候也余鼓掌笑曰生志宿
矣相約同調欣策者五六人惟余乘慵蹇迷荒散步問路田叟
途僻而蹊愈幽哺抵山根柴門春色迥異城郊性恐亂蹄碾碎
勾嫩便御轡憇野茵以當胡床癯父告曰山徑巖仄須扶杖焉
此時針陽僅尺踵足而前鳥道盤折登數武便倚至山臍曛天
西照霞綃萬狀奇幻可訝予丁間突進石磴頓豁雙眸蒼翠四

滴笙簧百聒鹿銜花渡鳥曳雲還爽氣撲人襟袂余快甚適
松梢來一緇衣骨瘦膚皺聲韻琅琅詢之乃苾荔使者過小樓
越寶宇斯時明月掛山白雲宿樹側身穿松影深處入方丈石
室中見一老衲龐眉碧瞳譚皆喞元余衆揖畢拭榻列坐旋獻
石火燃松葉煮栢子余輩渴喉倦甚吸半甌神氣冷冷欲仙遂
烹石作飯已而就枕枕上團雲不散便擁雲假寐軒山中片霎
可當世上幾春秋也睡正熟被松溜驚斷曙色隱隱石櫺出視
之乃赭霞半山時鐘未杵知昏曉不與下界平分余類衆友亦
起東甫白謁獅座紺幢繡瓔燁然同余昔夢况登隱仙樓松風
香氤四望翠微搔首可問青天迤邐東向遊邀月臺上泐漢宋

題唵玩一大樹四十圍鱗皮鐵爪苔古瘦頑歷四百餘臘立樹
撼一息慈捧茶進之味同曹溪液僧云此天泉上勺也源濬於
西峯之泥丸是峯額西向駕翠峻嶒秀挿天表衆先登之堆石
膩滑如琉璃累成縱足則墮石疊樹扶踈如栴琪影參差以手
捋柯鬚取次而升及數仞遠有石龕斗大內一頭陀古貌綻衲
室僅容膝伴貝葉一函鉢一器外無長物此際烟火罕到僧一
日一殮左有大石如尻趺踞於上足傍穹垣盼窮島極孫君書
雲霞高處側一泉自上竅一潤蜿蜒落滴於石甯中半日得液
一勺所謂天泉是也余咏一聯天潢一線露雲沆半甌春升數
級有洞通上下徑乃烟雲出入之窩人乘風可入捫雲可升洞

口颯颯有金玉韵如縷上有飛壁凌霄衆友趨趨而退余獨
屢蹠足而上頂有仙人橋開闢琢成纈蘇縈靄緋紫層盤非斗
胆不敢渡余搥蘚痕飛上孫君亦抖擻躋具巔便是天外天也
余兩人橫襟漢落吟李青蓮呼吸通帝座一何快人千古恨不
能割石上白雲持贈知己耳凸徑猙獰倚僧錫蹠蹠而下雖石
穎松針躡腎刺膚而興未休回盼山黛雲抹半髻如艷妝下有
石號玉蟾蜍酷肖其狀旁構文士精舍余咏一絕句云天上金
蟆何處逢誰教玉像結龍從才人喜伴雲程瑞便喚青山作月
宮東有龍潭每陰霧聞碎勺聲岸葦煖如瓊瑜日照庵在北峯
之岬丹堊煥然別一洞府一比丘少年持摩尼數珠穩定蒲團

一小閣黎送茶過此一小緇廬幽致佳甚因題一聯澗面流紅
濺客屐樓頭山翠滴僧床下玩石乳泉天成靈姿澄漪可愛味
比醞醐同余華樓金液泉也叩石琮琤有聲欲磨松以點山顏
報使君回郡矣諸勝不暇屈指余三匝浮圖而別並詩六韻荒
書於綠箇軒中

修高密城記

王喬年

范侯之城余邑也邑三老聚族而謀謀勒之石以無忘侯德余
惟陳無已爲蘇文忠父志黃樓欲氓不忘古也不佞宜有述按
余邑故有城城圍四里許承平嬉媮暴風雨歲蝕之幾盡而當
事者因循重徵發以爲名人不任役役者輒中輟也曩正德庚

午天不弔我百姓揭竿二十有八烏合不逞子弟乘而入之如
虺邑嗟嗟已事亦足鏡矣比者天佑我不腆之齊賜之以仁侯
侯甫縮綬至而會朝鮮絃於倭枹鼓之聲如鳴宇下視其城無
完雉焉瞿然曰城不能禦寇若安能禦寇倘寇從東方來以執
事之不閒而繕之無及鋌險而走寧令鮫人鮪人守乎於是訓
習士著以節春秋耀吾戎士而括丁夫三十之一得夫千百有
竒口是可賈而使矣乃下令與民期要議亟城而命諸僚屬分
方度勢因故墉客以他土崇而厚之倍三之二而外築重垣周
遭以里許者四垣內外各湟焉延袤如垣之數深各七尺廣一
丈有咫經始壬辰之六月迨竣事凡三浹辰云而其明年五月

間赤白羽益急尋以策干海臺使者田公出待粟二千斛易度
支六百緡錢庀埴於冶伐灰於石創敵臺十有二並增故諸堞
務極隆厚而甃以甃爲堅永計已而積澇灌甃墮者八而歲又
稔尋上計直指指如肺之美及庾粟若干山積城下人役而入
資之而城遂告完則是年九月日也之三役也垣翊之垣湟翊
之湟雉堞相望樓櫓甚設索丁於剝齒故其力不煩算緡於疇
贖故其賦不擾聚徒於失業故其饑不害不然庸詎知請侯農
畢而嗷嗷者以時誦藉口也豈其暴民而疲之中野思深哉夫
亦鏡於庚午之轍乎蓋侯甫議城難者十九已再令趨者十九
役竣而百姓忽自有之乃里無弗公羊而社無弗樂氏政成積

久民用以和不虛已侯而下與有勞動者丞則宣城萬君璠
則東明何君萬繼灤州王君燮倅倉則山陽申君歷繼當塗施
君謨總君子以是知密之有成城也侯名垣字伯師起家鄉進
士洽陽人銘曰維我巖邑如金如湯國步無艱迄可以康民既
康止忘其疆里城復於隍百堵皆北范侯曰咨勢且莫支謀惟
獨斷用石不疑先秋戒冰木雨徹土具畚仞基不愆於素其應
登登其堅馮馮蠱若連雲直若引繩我山我川我社我稷鞏固
萬年伊誰之力侯曰不有歸之衆謀衆兆不居曰惟我侯上下
同心厥功斯奏大山海峒巨防齊右追昔山甫來城於東吉甫
作頌穆如清風

新築濰縣石城記

陳調元

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之固其職甚詳而且甚備誠慎之也春秋有城必書有築必書每多致譏而不與惟楚令書城沂之役三旬而成不愆於素左氏稱之噫城工之成自古難之矣濰巖邑也右連青濟左控萊牢固東南之咽喉而遼海之藩屏也自省會失陷人心倉皇狀如釜魚莫知所措邑侯邢公晝夜城頭百凡墨守之法無所不備未幾聚衆而諒曰土城薄弱日就圯泐何恃以無恐但念廣袤高厚則庀材難庫藏空虛則募財難且聞左荒蕪民心惘然則動衆慮始尤難適登萊撫臺楊公巡視下邑乃登陴倡言急急以修築爲事侯與之計堅瑕揣高

卑先自捐俸金伐石於山煨炭於冶同鄉紳士庶倡義爭先預計尺計丈既詳且均一時畚鍤雲屯車轂騰馳不旬月而大工告成比爲城週九里零五十步有奇四面皆石石進數層高四丈有奇厚二丈五尺堊口凡一千六百有奇上覆以石器孔炮孔四倍之四門各有閘板板裹以鐵爲正樓五角樓二敵臺二十八敵樓四堡屋炮房間之月城三至北門舊無月城乃起空心樓一三面玲瓏施放炮石其制尤古所未有而侯所匠心特創者也是役也先時而備是曰因天取石於近是曰因地至於均貧富酌多寡曾無一人稱累而輸心樂事是曰因人期不久而事集費不侈而工堅遠而望之峭若懸壁轟若長雲登而覽

之西山拱揖白水襟帶誠百雉之雄圖而萬禩之衣袂也不特
登萊侍有鎖鑰而遼海亦倚爲翰蔽視彼楚令書城沂之役同
一神速而詳度堅緻且百倍過之矣吾侯種種善政及守城方
畧具別錄中姑就城工一事而記其槩如此

高密全城記

何平

密彈丸邑素未有備也值敵騎長驅變出意外甚至梯城蟻附
血刃鴟張勢已岌岌瀕危而密人士竟以效死同心戮力禦敵
而城全余不知何以得此於密人士也夫密固未有備也城卑
隘如培塿也池淺狹如澮洫也無所謂兵登陴者鋤耨之農夫
也無所謂餉宿飽者紳衿之蓋藏也矧以海宇乂安未罹兵燹

設聞警而人有畏心出貲而家有難色余將束手待斃其何以
能全也且密南接諸城北連平度西隣昌邑東近萊陽當四面
名城被墮勢如破竹騎敵目中已無全密而使震隣有風鶴之
驚人心無固守之志余將僅以身殉其又何以能全也然而究
竟能全者余不知何以得此於密人士也密人士愛余且欲歸
功於余余曰嘻是厚顏余也余何力之有焉余生長都門幸依
聖明休晏身未嘗習兵革之容目未嘗讀戰伐之書未事之先
恒談虎而色變旣事以後猶誌蜂而心驚余之庸懦踈拙亦大
可見也然則今日之全密非余之能全密也全密者密人士也
豈惟非余之能全密寔賴密人士以全余也余濫竽密者幾三

年愧於密無尺寸功而卒賴密人士以自全余不知何以得此
於密人士也余無以答密人士獨於城全後他務未遑而必亟
亟焉增火器增敵臺蓋喜密人士之能自全而又欲後人之永
全之也或曰密之全非以其備也奚用而增其備也余曰密之
全猶未有備也况乎其有備也

重修萊州府儒學記

國朝 鄧廷羅

古者立國必有學漢唐東序見於戴記者甚備至於祀先聖先
師僅有釋奠之文從無專主蓋各就一代之秩禮典樂者尸祝
之是有學未嘗有廟也記謂凡有國者各自祭其先聖先師無
則合鄰國而祭此有合於今人俎豆鄉賢之禮焉意者當時或

有專祠然要皆不可復考矣隋唐以來天下州縣始立學後
廢釋奠獨有著今州縣吏無所從祭始立廟祀之非國典宋興
八十年慶歷間始詔天下立學是有廟又有時無學也設學校
以明倫建廟以祠孔子計莫盛於明白郡邑以至州衛莫不有
學興朝因之師儒有專官博士弟子有餼廩宜乎寢廟翼翼費
宮峨峨甚盛舉也然苜蓿之堂棲鳥鞠草諸生自學使者親臨
參曲講一書外掉臂而去而有司牧茲土者又非簿書之所急
責率任其頽敗爲固然以是天下之學宮輪奐者少漫漶者多
焉廷羅承乏東萊甫下車而竊嘆學舍之不治適直指使者遷
公學使者施公次第行部按萊慨然曰學校政之首也盍治諸

廷羅不敢以不敏怠其事檄請於當路僉謀於紳衿捐貲庀材
崇新鼎建不六旬告成而民不知有役此固兩公之振舉郡人
士之同化夫執事者何有焉烏足記獨記自古創興之難而今
典制之備當官不以時修舉爲可歎也吾又因是役而有感於
茲生焉夫尋常論治輒右魯而左齊此特經生言耳今寓內一
邑東西俱治於省會無論康成之經術幼安北海之高風漸漬
之久而提衡而論師尚父之言曰尊賢而上功夫德與功未可
偏廢也又嘗考管子之作內政其處士於間燕也曰父與父言
孝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斯四言也夫孰非
爲士之綱領哉吾較士而衡文見萊之衿士彬彬焉第欲及之

以孝敬母使經術等於靡文勗之以事功母使道德溺爲虛名
是亦足以爲政矣追泱泱之大風太公爲東海之表教不肅而
學不勞管子爲天下之才昔人所謂東西魯者共是之謂與若
夫一變至道興禮樂而成風俗以俟後之君子泮水之頌作於
僖公車書禮器之盛比於闕里吾拭目以望萊矣堂殿門廡制
載郡志今仍其舊不具書

重新朱公祠記

張含輝

唯郡之南有吾萊太守朱公諱萬年以殉難全城詔贈太常卿
建坊立祠春秋致祭其來舊矣余嘗考祭禮云法施於民則祀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

祀之此五者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如公守城殉難一事洵於祭法之五者均有合焉公之忠在朝廷公之烈在封疆公之工作在社稷生民公之名與天壤同其不朽公之神與日星雲漢並其昭然豈一二言詞所能殫述者哉惟卽合於祭法者言之祭法所謂法施於民謂其大節足以扶紀綱風頑懦也公爲臣克盡臣子之節居官無忝官守之責此非其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乎公之合於祭法者一若乃以死勤事則公之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又其彰彰者矣當公之被執也罵不絕口身撻鋒刃向血淋漓猶回顧城頭呼我百姓盡力守城我死必爲厲鬼以報國公死之後一月而救兵至三月而寇亡豈非公之英靈不

我必滅此而後愉快者乎公之合祭法者二至於以勞定國大第知公之功在二東而不知其功在天下當登黃之被陷也其鋒不可當而勢莫可遏設萊不能守必長驅而無所底止公守一城以捍衛青濟翼護神京社稷享靈長之福是誰之功也公之合於祭法者三至於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萊之七月被圍八面環攻東北城角穴陷頃刻百雉築完敵衆蜂擁登陴咄嗟而立退非公其誰能禦之誰能捍之哉公之合於祭法者又其四其五此所謂五者皆有功烈於民而報公之典所不容已者也迄今五十餘載當年守城之績昭昭在人耳目維時在圍城中者固見而知之不在圍城中者亦聞而知之卽後世未之聞

見者見睢陽傳文丞相歌韓文公廟碑如見公之行事焉至今
入公之廟不啻凜凜有生氣乃建廟既久又經地震之變廟貌
頽壞不蔽風雨萊人意欲新之而未果遇浙杭雲巖柴公來守
是郡謁公祠捐俸爲倡重新之用以表揚忠烈以追報功德以
釐正祀典以嗣續千百世之永思夫表揚忠烈義也追報功德
仁也釐正祀典禮也嗣續千百世之永思信也一舉而數善備
其有功於名教豈其微哉此役也爲郡守柴公望司馬來公垣
別駕蕭公繼錕掖邑侯王公光曙與郡人士之盛舉焉其鳩工
始於康熙辛酉之七月也

重建忠烈祠記

丁 憇

齊地形勝雄天下自昔號爲東秦其支郡懸突大海山水間
勝國時曾設兩巡撫一駐省治統理全疆一駐登州控制遼海
稱防院焉崇正初登撫標將李九成等反陷登州執防撫孫元
化放兵圍萊維時東撫徐公從治防撫謝公璉同日受命駐萊
捍禦城守凡七月浴血百戰兩撫軍洎萊守朱公萬年先後皆
死之而城卒不陷事平朝廷追卹忠勲誥贈徐公從治兵部尚
書謝公璉兵部侍郎朱公萬年太常寺卿勅建祠萊城之南賜
祠額曰忠烈有司以時致祀一時之典百世之型也無何值世
變祠毀後人重修祠祀獨奉其守太常朱公而徐謝兩公明禋
闕如蓋郡志自明萬歷後迄未踵修數十年來時移事往文獻

靡徵遂無復有問焉者歲辛未古營吳君秉謙自銓司出守東萊而其受業師浙西海鹽徐隱君豫貞實大司馬徐公從子也以故稔聞當時捍萊殉難之績而慨其歷歲未久廟貌遽墮乃網羅紀載舊聞博徵信蹟而郡人復檢得其鄉張北海先生歸園日記一書按尋當時事蹟無不脗合始知昔者失於詳考偏而不舉非前朝勅祀報功初意于是萊士大夫及耆老等同辭具懇並祀兩公而吳守以朱太常祠相沿既久不可以合食建議於太常享室之北構堂三楹祀大司馬侍郎於其中而仍額舊賜忠烈祠名庶幾三忠並祀遵故典而加嚴恭焉於禮爲稱余與學使者石門朱公并躋之隨各捐俸襄事堂成疆古於康

熙三十二年癸酉六月十一日有三日乙酉肖像進主而請于官記之子既嘉吳守能逃匿搜文獻修廢墜表前列爲 聖朝維持風教之助知政本也而因慨然念杜元凱斤斤勒石一樹山之巔一沈江之淵爲陵谷變遷之慮後人頗竊笑之而由今以思亦未可以爲過矣方公等出身犯難戮力危疆且戰且守躬冒矢石捐軀全城以障全齊八子下明詔褒忠勳錫爵建祠赫然一世矣距今僅五六十年而劫灰蕩然斷碑隻字靡有存者故老遺民且盡問當日陷顛化碧之地而知者無幾也前守柴公望重修朱太常祠記亦第言太常而兩公常山睢陽之節未嘗及之又因以歎郡乘斷缺國家纂修明史未成有司欲勾稽往

事而靡從也余是以記之以告來者引而勿替竊於後之人有厚望焉已

義烈雙美記

劉謙吉

萊州雄崖守禦所屯民陳三義幼聘同里女王氏已而氏病日失明氏父謂吾女瞽不可妻陳氏子固辭婚三義執不可卒娶瞽女歸伉儷篤甚一日氏晨起訝目中有光漸辨物久之炯炯如初時初三義娶瞽女里中或義之或以爲非人情有匿笑者至是咸驚歎謂天實憐其義而使之明也無何三義家日落負販轉徙滯京師十年所氏槌戶紉緘侍十指自活歲甲戌八月八日三義客死氏聞長號絕食請其親黨易所居室鬻棺二

三義本主納一棺其一自殮分室中敝衣物以酬瘞其喪者親黨驚怪且勸阻百端氏哽咽曰吾夫義不瞽棄我我何忍獨活聞者皆泣下九月十八日自縊死死時年三十有二三義年三十有八嗚呼自昔娶瞽女者有之未聞天有憐其義而明之者天不難取已瞽之目使復明獨不能使三義有中人產夫婦白頭牖下耶雖然三義不窮則不客死三義不客死則王氏不必以烈見天或者使義夫烈婦相報若影響以厲世而摩鈍未可知也近例殉夫者不得旌所以抑賢知之過母以死傷生耳夫三義王氏之義烈與尋常殉節者不同天且賜之明而示神異焉而可格以例乎旌與不旌猶有待也獨是王氏且死且作空

棺納夫主與其棺並納壙中豈非慮南北相距千餘里同穴之願勢不能遂憑主悽愴冥通而魂氣或無不之也哉余憐其意檄司是土者轉三義櫬歸而改葬焉而識以石庶貞魂義魄不隨澌滅重逢於地下一散其輪困鬱結之氣矣夫是爲記

新造萊州府試廠記

黃叔琳

粵自校士之制興試必置院院各設廠山左六郡案屬分試遵舊制也顧他郡多庭楹翼然而萊州府獨設蓆廠臨試取辦卒成凡葦篠之材靡不徵金木之工罔不役吏一不虔民用滋擾然葭墻板席上穴傷穿冬霜夏霖衝風飄雪士子殊以爲艱己丑六月余歲試於茲見其坐次逼窄肩肘戛摩因謂文場校士

使其支體不展責以藝之善可乎遂蠲俸倡議恢拓而郡守君積有育材興教之能力以其事委之陳君毅然力任經始於庚寅之夏凡造東西文場六十楹翔阿隆棟閎廠高明實土卑窪用避燥溼具桌凳九百副魏揭棹楔以壯觀瞻蓋陳君復欣作僇功而七州縣之牧宰協力助贊故不斂民間一財不擾工匠一役迄秋七月而營造告成八月余適科試再臨闈闈肆屢優游樂業入試院左右審顧規模煥新試之日士皆作止自如無復曩時拘束之態而深幸斯舉之爲經久計者至也試旣竣余乃諭於多士曰國家養士訓之儒師復董之學使歲科兩試品定進退優劣三年甄其俊良而賓興之可謂勤矣我皇上

壽考作人廣鄉會之額增儒士之員羣彥彙征倍盛於往昔而
羣屬襟山環海人士磊落而英多生童就試者每邑不下數百
人披華啟秀爭欲奏能於文字之場夫上奉 聖天子德意而
俯觀人材之盛凡除敝更新革陋增舊使者區區於此借其地
之賢者經營而揀度之寧敢不盡心焉然吾與多士之勉學也
在積之平日而後試之一朝使挾三寸之管待踟此數尺之地
徒以仿檣帖括勦取塗澤以是稱文章能文者云爾乎昌黎訓
培根俟實柳州戒輕剽浮夸制科之文猶爾也且此邦嚮推名
數膠西之儒術北海之經書具有典刑二三子曷亦稽討於古
究研究於性學寤螢案雪孜孜日深一遇扁試各發其奇膏沃

光熊窺其底蘊非徒竭一日之所長則茲之操觚呈藝於風
之下者非即闢戰之先聲颺廷之發軔乎抑又思按部考試者
所以觀學校之成也士必有質而後有文學貴明體而後達用
今萃二州五縣四衛之俊於考藝之次旅進而羣迪之固將儲
有用之才仰佐 聖朝思皇俊乂之選期望豈淺鮮哉昔李泰
伯袁州學記推重於漸摩禮樂樹立忠孝深恥弄筆墨邀利達
之陋習則余與陳君之銳意斯舉者實冀有魁人碩彥將來輩
出於其中足上爲邦家之光而非止徵文字之美也陳君名家
績學久歷場屋稔悉士子之苦辛計工量材纖悉周至敬以事
聞於大中丞虞山蔣公嘉與樂成振興彌力余旣善其志勤功

敏士帖民安而并叙所以恢崇教術之意備書於石以爲萊人
士勸凡七州縣之牧宰樂相攸助者例得列名於右方且以俟
後之來者因時繕葺加惠於人文之地亦將有所徵信焉

卽墨解圍記

范德顯

楊遇吉字晉生卽墨庠生也歲甲申燕京失守土寇蜂起墨城
被賊圍兩月困甚賊郭外樹柵二十餘聯絡三百里焚燄漲天
無復可通青涕之道者先是河北諸軍來援不克而還守道張
公方督衆攻招邑賊楊威未下墨人屢遣援使俱陷於賊無能
達一聲聞衆謂事急矣安得智勇者首圍求救乎遇吉請行選
能騎者二十三人於九月二十一日夜半發西門時方微雨天

色儵黝遇吉從西河間渡越賊壘數重出始舉砲以示城中戒
約也比旦抵泉莊賊皆列戟相俟遇吉戒衆騎勿譁覷其中有
以剗代鎗者立而讓之曰何爲械伍不備不速易者斬以徇賊
衆伏息應諾妄謂彼渠魁遊巡也過靈山王町遇賊千總某給
之同行踰三舍斬之旣抵河北哭於庭河北兵終不肯南以楊
威突圍方圖自保故也戊申折而西至古縣鎮方朝食有劉生
者被賊擄其妻孥去遇吉投箸而起率衆馳數里奪還劉謝以
金珠不受而行已酉遇北掠賊有于生哭告曰聞君救劉生義
士也沽尤左右不知君所從來疑君爲飛將軍其亟拯此一方
以收爲北蔽不然河以北胥賊矣遇吉日諾乃以二十三騎散

遍野爲疑兵賊懼而退因復折而北日已就暝山道險隘馬不能行皆擐甲徒步披荆攀葛陟巔降壑者數十里忽火光遍野衆懼思伏匿遇吉揮之遶火而東比明出谷口抵萊始知皇甫已定鼎新院道奉簡受事日遂告急院道發檄徵兵於膠州柯鎮仍以十騎護之辛亥至高望山賊猶阻路衆示以新檄賊乃釋甲羅拜求招安壬子至紅蘭遇賊數百偵知爲密賊被圍來調攻墨之銳賊往援者遇吉憤甚揮衆騎衝殺數人賊潰散是夕抵膠聞柯鎮留圍密賊癸丑復至密投檄請兵時議待破密而後移兵者遇吉固求不已乃得卽日發韓守備統鐵騎百李德齋統兵萬餘副之甲寅兵次樂村遇吉乃先入理餉嗚呼以解楊之忠也登樓車以致君命而不能脫鄭國之囚張貴之烈也匿蠟書以求郢援而不能勝龍尾洲之戰遇吉出人綽綽如此其智勇爲何如耶計月乙卯朔兵至賊潰圍遂解於是合邑紳士咸德遇吉爲再造云

建萊府西倉記

孔尙任

齊東三郡在全域東北三面環海而山島間之其數澤中往往多事古稱難治地又斥鹵數苦饑朝廷睠焉東顧者惟三郡爲甚未雨綢繆大臣責也乃悉以狀聞上可其奏集廷議遂開事例爲儲穀計酌數之多寡萊應積米十五萬石若穀則倍之令甫下急公者雲集未幾報溢則康熙之四十有六年也

時司其事者前郡守姚公際離視篆濟倅高公鉉核米之數收價代米發價購穀登之籍貯之倉蓋已無煩後計而萊民乃私憂曰前守購穀之籍多未銷者歛穀之倉多未備者是接事之累也儻非才賢其奚以肩刑部郎海寧陳公初來蒞事竟受其代曰是如索逋也持券責償孰不應乃按籍取之積累歲入者八九其餘非貧則頑矣曰是如輸稅也吾敢以私債諛公耶乃力爲完之於是前守未銷之籍銷當收穀時吏白曰穀饒矣露積乎充官廨乎奪民之居據神之宇乎公曰吾已熟計之慶豐曹倉度其隙地可增倉十八楹付金九千遂表厥事吏又白曰以饒矣風雨無時穀不待倉豈皆創造之能濟乎公曰吾又熟

計之有故宅在西門可充倉用價昂久不售我當如其值又付千金而宅果得吏又白曰穀饒矣宅屋五十七楹大半傾門窻且多竇豈皆可充倉之用乎公曰吾更熟計之上漏者葺旁罅者塞下溼者築而堅不足者當增其楹又付八百餘金而宅改爲倉先後輸金以千計者將及三焉於是前守未備之倉備事竣報上官咸嘉與之欲上聞而公遽遷秩去其時余客萊飲公酒而私喜曰我皇上視天下爲一家宵旰籌畫計其緩急豐歉數如指諸掌憫我萊人倍他郡故以倉儲爲亟亟我公奉命來此肩前人未完之累人人爲憂者而公從容布算不遺錙銖未嘗歛一錢勞一役而穀盈其額倉增其制譬老農之治

家也滌場圃繕室廬一草一茅索而絢之一穗一粒掇而藏之
避其風雨逐其鼠雀不啻爲子若孫百千世計者是眞天子股
肱而萊民之家翁也治萊五年凡爲國者無不舉爲民者無不
興倉儲特治行之一事而亦精當若此治小有餘治大未有不
足者公之能聲久徹 黼座我全東將有厚望焉區區萊民且
無以失哺爲傷也

神槐記

陳謙

萊署後堂有二槐其一龍蔥樾蔭猶常木耳其一則中剝外裂
依倚垣墉間柯榦如屈鐵歷久不見枝葉之生以彼較此苑枯
殊不類也余蒞任之年忽抗莖垂條始之黝然以黑者繼且森

然以碧閱歷五稔歲加茂焉心竊怪之究不解其何故已而詢
之邦人則神槐之名由來舊矣夫物之久者雨露之所滋潤水
霜之所摧折其骨愈堅其氣益聚不與凡卉爭一日之榮落故
能隨時自發斯其所以爲神也與客有謂余者曰周禮外朝之
法三槐爲公位君獨不記王文正之往事乎是可以爲君賀或
曰槐爲虛星之精其子能益壽梁庾肩吾服槐實年九十餘鬚
髮皆黑是可以爲君祝或又曰春秋元命苞云槐之爲言歸也
古者樹槐而聽訟於其下刑清政簡民乃歸心是可以爲君頌
余竊自維如客所言余則何敢昔季武子有嘉樹韓宣子譽之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然則余亦封殖焉以謝

客其可乎抑余更有感者秦范唯憂國柄之下移舉神叢以爲
喻有悍少年請與樹博勝則藉其神三日乃左手爲叢投右手
目爲投叢不勝而藉其神神遂以勿歸萊之府史胥徒其爲悍
少年也多矣倘一不慎而假手於若輩是藉其神也余每日由
槐堂歷四知堂而後聽政所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非與用
以自警而對越一無愧怍蓋神槐與有功焉彼悍少年者或以
神不能通而反怪之槐蹶然笑曰是蓋神其所神非吾之所謂
神也

石瀨橋記

王懿

關梁皆政也政失而斷岸驚濤雖通都大邑不免焉矧山陬海
濞哉膠治東南麻灣口石瀨河舊注水入海處元人又引膠萊
諸水注之輓粟東南達北海以實幽燕流衆浸深水漩潮逆每
雨潦秋漲水結冬寒望巨浸茫茫嘆東西之天限臨流色沮者
日數百千輩而訖無議是而橋之者豈非其費繁其功鉅耶顧
往者河榮劉澤民常矢此願經度十餘年垂成而日以盲目
而功訖於無就而石落落而水湯湯過者又以嘆茲之果不易
橋也迺不佞遊京師二十餘年忽有自膠來者曰昔之石瀨河
今且橋矣蓋洶水龔公刺膠之三年百廢俱興次第而及是役
捐俸以倡諸善信而協鎮王公亦出重貲以佐之間又以公命
募諸商賈由是金錢大集焉至於紂工庀財一擇民之爲人信

服有知計者董役而自主之而不以屬吏以故人以不擾越三載而鴈齒嶙峋蟬竦掩映屹然挹朝爽而東奔湍一時負販山海攬勝嶙嶠者岸無留賓而濟不濡軌落成之日首事者曰祈入佞爲記而壽諸石不佞竊意往來東山別墅時弔開濬之遺烈覽洪流之浩渺未嘗不嘆史冊三四百年來無規是而橋之者而橋自茲始故樂爲誌其始末後之由茲橋者其以行者之逸而感作者之爲勞則公之德政不且與茲水俱長也哉

重修童府君廟記

周毓正

墨古不其舊封也自漢來以循良著者稱童吳然吳爲膠東相墨半屬之童爲不其令其於墨爲專故民之思之也亦最深城

南十里有山巋然世所傳府君馴虎處也復東南十餘里府君墓在焉廟立其側秋菊春蘭奉者甚虔邑有水旱螟螣之災悉往禱焉余嘗南行拜其墓於路左父老爲余言府君事甚誕妄然無不欷歔泣下若目見其事而恨不以身遇之者會其前楹傾圯將理新之因求文以記者之史府君名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政成遷丹陽太守卒不言歸葬不其史關文與衣冠之所藏與後之人封土以寄其思與余於是有感焉漢及今千六百年矣向所謂不其者易而墨又千餘年矣公子孫之居於其鄉者其存亡不可知幸而存其轉徙流離又不知幾何世幾何地矣即使當日者衣錦而歸埋魂故里異代之後城市變遷有欲

求斷碣殘壠之彷彿而不可得者而墨水一邱纍然千古豈非
朱司農所云後世子孫之奉我不若桐鄉者耶蓋古之人其政
入民之深而古之民久而不忘其上類如此又史稱府君以禮
化民囹圄空虛其美政當不可盡記而世多傳其馴虎一事謂
有神術焉不知古之吏有虎渡河者有蝗不入境者有馴鱷魚
之恭者積誠所格蠢無不孚是區區者固物感之常不足爲府
君異也或曰昔有封使君者化虎食人識者呼其名則慚而去
虎之暴蓋酷吏所化也聞府君之風其慚而去也固宜是說也
余未敢信爲然然記有之苛政猛於虎今天下之爲封使君者
不少矣安得如府君者歟千輩叅錯天下而使眈眈者無爲吾

民毒也悲夫

修萊州府公署記

周毓正

負北海包之萊西逾濰水東南盡黔陬卜其界烟火相望萬家
之邑七領以郡伯署治於掖考漢史楊伯起爲東萊守道却昌
邑令饋金後人高之用其語顏涖事之堂今所稱四知者也其
前大厦爲太守南面地稍進則典客之館燕私之寢咸備表以
郎門規度宏敞甲於諸郡歷年久遠雨蝕風剝蟲鼠蠹其中堅
者腐剛者泐傾圮過半堂皇尤甚屬吏以事至皆受命於別楹
過者疾趨凜凜若將壓焉蓋自明萬歷羅公修葺後百餘年矣
國家城池倉庫先農忠義之祠責在守者稍有損代者拒不

受署爲守土私非功令所關雖極毀例不許請水衡錢以衆
舉民弗堪也承流率屬文移紛挐胥抱牘而待署者積與案等
非明且敏衡石不中程無暇問他事又近時官如傳舍突不得
黔倒私橐辦公務我任其勞後人坐而享之用是數十年來雖
賢守長率相顧惋嘆遷延歲月以其朽且敗者輾轉相遺所在
皆是固不獨萊之一郡爲然也夫天下事當其始隙彌而補之
甚易隙而未甚財不大費此人所共曉然往往至於大壞極敝
而不可收拾者徂目前之安蔽於有我之私也昔魯叔孫昭子
館於晉雖一日必葺其墻垣去之如始至豈爲一身逸豫計哉
時無久暫道無彼我古之人職思其居不敢偷安旦夕類如此

况政令所出萬姓之觀瞻係焉者哉癸丑春琴川嚴公以南宮
高第自濱州牧來守此邦周覽中外慨然曰署至此何以官爲
吾責也於是節冗費核贖緩銖積寸累視所最急者先之卽於
其冬十月修大堂次大門次儀門越明年葺所謂四知堂者又
二年政益簡財益節乃治內寢旁及周廬環衛之室屬者新之
泐者易之傾且圯者扶之築之寧朴無華寧固無巧一瓦一椽
授之直如鬻閭梓人巧人厚其精視私家隱民取食者咸奔走
焉蓋諏日鳩工農隙舉事凡六年而內外鉅細無弗整以飭者
於是諸邑大夫皆賀請伐石誌不朽公曰修廢舉墜吏職也吾
敢自爲功雖然後有同心者續而引之無使大壞極敝不可收

拾是所望也因手次其始末示正於濟南之講堂曰子其爲我
記之久之未報命而 璽書下晉公青登萊道且移憲署去正
乃再拜颺言於衆曰甚哉天之造福於萊而爲七邑生靈計至
深遠也鄙人生下里不習郡掌故就見聞所及洩茲土者以十
數或月計或歲遷久者三四裘葛耳公治聲流布屢登薦剡使
早膺顯擢則工不必興卽興且不完能保後之人不因循如前
數公耶今役甫畢而 朝命至若前之遲公節鉞特以此事相
屬而今乃爲之酬其庸者是舉也吾將大書特書使後來者登
公之堂休公之室思公之振衰起靡果於有爲則必不以苟且
墜庶績思公之設施有序從容觀成則必不以躁急失政禮

公之潔已奉公獨肩重任則必不以私欲擾閭左以公務累屬
員是公之撫萊者雖六年而其流風餘範貽之典則者將無窮
極矣正部民也喜萊人之受賜而子若孫亦將借其庇也故不
敢以謏陋不文辭至公爲名卿後裔文譽噪一時其在萊興學
課士絕暮夜投比於關西夫子無愧色則有七邑士人之口碑
在且懼非公命作記意也

重修萊州府大堂記

嚴有禧

考漢制郡守得有鈴閣聽事以雌黃塗之名曰黃堂蓋居師帥
之位綱紀一方統轄僚吏主德於是乎宣民情於是乎達禮樂
政教於是乎成昭體統而登觀瞻堂之所繫綦重矣而以傳舍

視之可乎余以癸丑春遷守東萊甫下車坐堂上仰視椽棟傾側壁瓦頽墮簷前措以巨木數十株岌岌焉有不能朝夕勢夫萊故山左名郡自漢迄今賢太守之踪不絕於代乃聽政之堂顧若是乎心竊恠之及稽郡乘自有明中葉郡守熊羅二公相繼修葺後距今百有餘年未有嗣之者宜其颺搖圯隳一至於此也魯語不云乎署位之表也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余旣奉天子命視篆此邦則斯堂也固太守承流宣化與吏民相見之地也顧任其敝壞而莫加修飾豈所以飭官方尊朝廷之典制哉爰出俸錢鳩工庀材命經歷王麟度司獄鍾兆龍董率其事以夏六月經始閱五旬而工竣雖楹與階不加廣而傾者植之

側者正之頽墮者皆有以補綴而整飾之庶幾哉體統尊而觀瞻肅矣於是郡之士大夫相與慶於堂而頌予之功且曰願有記余曰是役也贊襄者羣吏趨事者庶民余何有焉顧獨念前人鄭重名堂之意國家勤求吏治之心知其所繫綦重而不以傳舍遇之俾熊羅二公之休美相引於弗替并願與後之來仕茲土者共勗焉爰誌其大畧如此

重修四知堂記

嚴有禧

自古郡縣之吏以廉節著聲者代不乏人事亦班班可考然尤以關西楊公爲稱首觀其部金數語雖復暮夜倉猝一時矢口而出之辭而嚴氣正性磊落光明心事如青天白日凜乎不可

夔州府志 卷十三 藝文 記
犯余每讀公傳至此緬其高風勁節未嘗不流連往復私心嚮
往者久之其後予遊宦四方見守令之公靡無不彙公語意額
以四知以爲激濁揚清之標準乃益嘆千古之官箴已盡此數
語而公之流風餘韻動人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萊郡故公之
治所訟庭之後有巨室三楹顏曰四知堂此後人誌公之舊蹟
其與世之希風取則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余猥以非才蒙恩
擢守此邦幸得步公之後塵而以其間考公勲業訪公遺愛每
徘徊躑躅於斯堂之上慨然想見其爲人詩不云乎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今雖去公已遠未由摹彷彿公之萬一然顧名思義奉
爲師承以庶幾於無忝厥職倘亦公之靈所不我遐棄者乎按

此堂修於前守陳公之手時爲康熙己丑距今三十年棟宇墻
垣都已傾圮剝落甚非所以壯觀瞻隆舊德也爰出俸錢搜贖
緩亟命工修葺之期於樸素堅好不事丹雘藻綵之飾所謂毋
侈前人毋廢後觀如是而已旣卒事僚屬見者咸請記其事於
石余以謂修舉廢墜固官斯土者所宜有事亦何足誌惟顧念
余生平所尊崇嚮往之人一旦得履其舊治溯音徽於千載之
上歐文忠所謂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者皆有所依據以從事
焉可不謂厚幸與此則余所爲執筆傍徨不能自己者也若夫
世之論公者或謂天地一體不宜分爲二知又謂四者摠屬一
知因舉良知之說証之此庸妄者強作解事耳何足爲公辨哉

重修萊州府城東北角樓記

嚴有禧

萊城左枕溟渤右控青濟自明太守龍公易土爲磚建四大樓於城之上又於城之四隅各建一樓崇墉傑閣雄峙海濱形勢爲東邦之冠蓋距今已百餘年矣雍正癸丑余來守是邦甫下車檢閱郡乘慨然心儀龍公之偉績逾三日循例周視城池則見城之四門皆新加葺聖而四隅之樓東北隅獨圯詢諸僚屬則曰茲樓也舊貌神位其中爲姬姆之象名生生閣予思東北方爲艮位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乾之德爲大生焉坤之德爲廣生焉 聖天子體好生之德以立民極羣牧守任句宣之責以爲民表夫固欲使民相生相養於不

窮也當年命名之義或者有取於是乎茲不具論惟是四時成歲所以奏亨毒之功也八卦成列所以見變化之能也古者建立國都必取象於天地今城隅有四而樓獨缺其一於規制爲未備亦守土之責也然以蒞事之初簿書全集未遑及此越三載丙辰爲 今上御極之元年德洋恩普民用大和而諸務亦次第就理乃首捐俸錢謀諸僚吏思仍其基而葺之適平度州牧陳君端來攝掖篆材能練敏用委以董築之役而司馬崔公叅戎洪公暨州邑牧令咸樂爲依助郡之紳士亦間有踴躍從事者庀材鳩工經始於三月之望不浹旬而功成民物聳瞻規模宏麗於是萊城之形勢依然如昔而龍公之績亦相維於弗

替矣後之官斯土者稽創造之深心鑒興復之微意時加修治
毋廢前功是則余之厚望也夫是爲記

重修平度州明倫堂記

陳端

昔孟子論三代立學之意皆以明倫爲本而太史公傳儒林亦
謂勸學修禮崇化厲賢本人倫以立教斯太平之原也然則倫
之不明而欲使風俗茂美人才輩出其道無由余嘗考漢唐以
來學校之盛衰不一然自明堂辟雍以及郡縣之學舍凡師生
講習之地類無不以明倫二字額之匪獨招集生徒講求德行
道藝於其中亦欲使履其地者顧名思義競相勸於倫紀之途
而已我國家重熙累洽雅意作人尤以學校爲首重故廟祀

之典極隆造士之法甚備而月之朔望日又俾有司與紳士庶
民並集明倫堂宣讀聖訓講明而切究之由是普天率土莫
不鼓舞感奮大化翔洽風俗愈益醇人才愈益茂可不謂盛哉
余自辛亥歲承乏此邦謁廟後鼎覽泮宮見殿廡祠宇都整齊
闕壯鮮傾圮剝蝕之虞惟明倫堂五楹僅存其二幾於風雨不
蔽詢之則前人已議修之值歲祲未果余時卽皇然引爲已任
顧以甫蒞事百務叅集亦未遑也閱二年庶政粗舉爰出俸錢
鳩工庀材仍其舊基而更建之又於甬道東西各闢一門以通
學舍舊有躍龍門亦重葺之經始於甲寅仲冬落成於明年三
月工旣竣學博士張君之鉅等屬余誌其事余謂修舉廢墜此

有司職耳固無足道惟是斯堂也髦士之蒸月吉之布於是乎
往焉爲之顧名思義廣厲群倫以仰副 聖天子興賢育才化
民成俗之至意媲美於唐虞三代之隆非有位者所宜共勗與
乃不辭而爲之記旣以自警且告後之來任斯土者

改建東萊遺愛祠記

王瀛 教授

從來守土之吏有功德於民者後之人謳思而不能忘輒相與
構祠奉之春秋俎豆之以寄其嚮慕無窮之意所謂有斐君子
終不可誼今固如是哉然當歷年久遠之後往往祠宇傾圮不
能舉其禮祀苟非上之人希風前哲順民心之嚮往而振興之
民雖有心而權與力未之逮亦付之悼歎而無可如何矣如東

萊遺祠凡數區若我師五賢諸祠皆已蕩廢無存惟郡治之東
尚有遺愛祠故址而蕪穢不治俎豆闕如卒無有過而問焉者
嗟乎此孰非謳思而不能忘者而上下百餘年間陵夷至此吾
知萊民之相顧搔腕而冀幸其上也久矣今郡守嚴公下車之
始訪昔賢遺蹟卽慨然引爲己任越明年卜地海山書院捐俸
鼎新之易其額爲遺愛祠爰稽往牒採衆議自漢以迄 國朝
凡官斯土而有功德於民者四十人置主於堂而合祀之日揚
公震劉將軍鄭公道昭崔公挺王公昕鄭公述祖唐公貞休曹
公瑞郭公勸張公揆宗公澤劉公秉恕 王公文翰劉
公有誠陳公亮采董公俊崔公恭段公堅薛公璘李公棻楊公

志學張公師載楊公起元曹公子朝劉公任龍公文明王公之
燭李公鳴珂朱公萬年任公經王公夢弼薛公文周徐公大用
楊公奇烈丁公蕙柴公望傅公澤灃李公焯任公之琦又增祀
一人曰徐公從治謝公璉附祀二人曰楊公御蕃彭公有謨置
四主於堂之後軒春秋有司將事同薦享焉由是數千百年之
廟畧一朝而大備邦人悅是舉也奔走相告而來請記於余余
惟輓近士大夫矯情干譽粉飾具文以塗一時之耳目甚或釀
金以建生祠賦錢而樹頌碣當其憑權藉勢貢諛滿前非不謔
然自以爲跨越流俗方駕古人也不轉瞬而灰飛燼滅無復存
其姓氏者而遺愛諸公似於聲華歆絕人往風微之後

考其政績隆其秩祀自非其豐功駿德實有以淪浹乎人心
能若是乎然非我公之立心行事先後同揆亦未必能契之深
行之決快然有以慰我萊人也方今 聖明嗣統嚮用儒術以
公才畧之闕備經術之醇深行將秉鈞樞軸霖雨蒼生佐 國
家萬年有道之長固知他日勲名之盛必不讓美於前人而萊
人後此之撫甘棠而思遺愛者又寧有窮期也哉旣以論於衆
退而爲之記時乾隆丙辰正月望日也

北海書院造士記

馮文煥

國家興賢育材之典邑有庠社有學鼓舞造就靡所不至而省
會之地又設書院以廣厲之於是守令之賢者仰承風旨亦各

選其地爲書院延師造士供修脯而勤考課絃誦之區多士彬彬蓋如此其盛也而要莫盛於萊之北海書院北海書院者我憲副嚴公所修以造士者也先是郡守劉公承臬憲黃公之命築學舍於通判署基顏曰北海召生徒讀書其中置田百畝以贍給之則亦漸視其盛矣居無何學徒雨散香火者窟踞其中院宇皆頽而贍田復私鬻其半僅有存者又以濟易沃莫可究詰於是書院之設遂名存而實亡矣癸丑歲公以名進士來守是邦甫下車卽以振興文教爲己任顧視書院慨然者久之遂出俸金若干修廢補缺而一新其棟宇又檄查原田盡得役佃諸奸利狀爲復其額如舊不敷則更爲捐倡以足士子膏火費

乃歷試生童簡諸邑中穎異沉潛之士而延名宿爲之師公又不時親臨面試而甲乙之四年以來罔有倦色自是萊學爲之復盛旣而公遷憲副防兵海上猶時時與郡伯張公督課不少休今年夏文炳謁公萊署親見公暑汗被體手一卷召諸生批講提撕娓娓竟日若父師之訓子弟者然從旁窺之良用感泣嗟夫宓子鳴琴文翁化蜀緣經術以飾吏治良守令事耳若分藩大吏建牙吹角毋亦唯是從容坐鎮卽稱職守學校之事謙讓而未遑矣其或泣任觀風寥寥數卷一循故事過此以往無復掛之齒頰者而公獨雅意作人始終肫切如此可不謂極盛者哉抑更有盛焉者方今書院半天下士子鼓篋而來其始亦

爭自濯磨英英競爽及其敝也舍業而嬉或藉以博名譽通聲
援又其甚者誹笑妬忌參商空起蕩然無復敬業樂羣之風一
旦入場屋則矜肘立見而擯後列歎孫山者皆是也今觀於萊
之書院肄業者皆魚魚雅雅朝淬而暮厲大小試榜凡題名者
若而人豈非我公造就之勤漸摩之久有以底于極盛也耶於
戲興賢育才之道盛於 本朝盛於東萊而寔盛于公之北海
書院自茲以往凡我萊士共相砥礪蔚爲國正世世無負我
作人之化也則尤盛之盛者矣謹拜手而爲之記

重修萊郡試院號舍記

徐 鐸

庚申歲之四月余按試萊郡署守陳君端謁余請曰茲郡

書院自茲以往凡我萊士共相砥礪蔚爲國正世世無負我

濕也捐俸若干金創始之而三十年來浸尋剝蝕頽

矣陞守巖公刻意修舉會旨秩監司未果然每延見屬吏

及之愛士之心款款也前守張君桐者廉慎有爲善承監司

率掖令共勦厥事度西關外廢樓數間其材可脩甃甃之半

足搜贖鍰益之各屬吏亦捐助有差鳩工於己未九月不數

復黃公舊規請一言勒石勸來者嗣而葺之焉余謂士子者

國家之精神命脉也歲科兩試爲進身之階風簷寸晷際淡

營萬一陰雨偶作上漏下濕必有不堪其苦者今監司守令

士如此則司衡者之宜公慎廉明崇四術敷五教以甄拔於

北驪黃之外者當復何如哉爰不辭而爲之記

營萬一劍而四出北師不懸漢師不其其善者入誠信守其

國案之辭師命祖也誠師兩篇爲其之問風錄下其詞

野黃公蕭其前一首也

其對韻益之各編更亦用道各等工刻句未大凡不

卒對合其機烈事與西關

其之變士之心誠誠也師守其

其對平韻八條意對舉會計其

其對平韻八條意對舉會計其

其對平韻八條意對舉會計其

其對平韻八條意對舉會計其

其對平韻八條意對舉會計其

其對平韻八條意對舉會計其

其對平韻八條意對舉會計其

其對平韻八條意對舉會計其

其對平韻八條意對舉會計其

其對平韻八條意對舉會計其

其對平韻八條意對舉會計其

